

中宗大王實錄

第六十九之七十

0194>37
no.35



194237

6. 8. 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六十九

八月戊午朔 慈殿氣候困倦脾胃不和食氣不消有時嘔逆○傳于

政院曰今見禹範推事雖夫妻之間士族婦女打殺所關重大常時士

大夫刑問則移禁府推之此乃學生之人法司自當推之然打殺婦女

之事其不以禁府推之歟問于憲府以啓○臺諫啓前事不允○己未

憲府啓曰禹範及其妻柳氏皆士族也詔獄推之甚當傳曰可○慈殿

不寧如前○憲府啓曰禹範妻柳氏屍身腐爛無憑檢驗云但當初檢驗

時屍親以迷劣年少人終證且於所聞顯有傷痕而禹範家行賂之言亦

有之屍身雖腐爛若有傷處則有肉緊貼骨可驗前檢屍事似不的實

須當改檢可以處此大獄府意亦欲改檢而方推事十故未及為之既

移詔獄而此乃府中所議故啓之且今觀敬差官姜顯所推盧翊事啓

本盧翊濫刑殺人及屍親處以官殺行賂等事事干皆已服招其罪犯

非輕不可以緘問得情請移禁府推之傳曰柳氏屍體腐爛故無憑檢

驗云其令禁府漢城府更檢盧翊事亦令禁府推之○臺諫啓前事又

上劄曰法之輕重在人罪辜不可以撓屈人之邪正在人耳目不可以
掩護臣等將李沆事論執累日迄未蒙允不勝失望沈以貪饕狼悞之

資叨居崇顯之地乘權藉勢攘奪人土田藏獲以充谿壑之欲擬入一
 官輒受其直其直倍蓰甚於賣鵝頃尹京兆未滿其志常懷憤恨顯示
 愠怒夫爵命皆出於人君沈甲京兆以為辱不幾於慢君命乎沈之情
 迹人無不知而莫敢開喙者畏其焰也至於任銓衡者亦怵其威適其
 已除之貳師而授之以苟悅其意其氣勢之能使人畏亦可知也斗筭易
 盈驕亢益肆氣使言官以無顧忌及其下肯究問對辭慢傲是無朝廷
 也既慢君命又無朝廷其狀昭然聖鑑所洞照而委諸大臣之議為貫
 已著之罪非所以用王法而退檢小也沈之與周世鵬其罪之輕重懸
 殊而殿下以全科罪世鵬是欲振國紀杜干請也而於沈則只適其
 職是何聖斷能及於世鵬而不能及於沈乎自古人君之於小人不
 則已知而不之罪則適所以長無忌之心也伏願殿下亟從公論以快
 輿情傳曰李沆誠如劄子所言則非矣然見其公緘則謂非奔競也云
李沆緘辭曰私家則謂之奔競官府則非奔競也待宰相之體不須與周世鵬同罪也贊成已
 適而議得之意亦盡言之不可改也餘皆不允○庚申慈殿不寧如
 前○傳于政院曰近者日候似涼當視事接群臣而未能為者以慈
 殿未寧故也前日傳教曰藥房提調不可日日問安者慈殿向歇故

也自昨夕口渴證復作心脉浮數證勢不減故未能接群臣視事也政院其知予意○臺諫啓前事不允○辛酉慈殿不寧如前○臺諫啓前事又啓曰大典只言貳師則贊成不別分左右何據而強以李沆為貳師乎前者金克幅以右贊成為貳師其後洪淑為左贊成而不為貳師者克幅先為之也此實前例吏曹非不知大典及前例而敢稟于上非無情也吏曹自府推之傳曰吏曹自府推之故不復言之餘亦不允○大司諫沈彥光等上疏略曰女謁者亂政之漸也作濫巧於內者蕩吾心也招賄賂於外者害吾治也人君孰不欲嚴內政而杜私謁以臻其清明之理而一蔽於色寵再惑於巧言是非毀譽眩亂心目用舍不以正賞罰不以公於是嗜利無恥之輩因緣攀附釣美譽於苞苴睹高爵於金帛巧鑽利穴以潤其屋曲結陰媒以固其寵終使朝政日卑國事日去可不戒哉夫廷臣之邪正辨之不難惟宦官官妾不知其名者為特立獨守之人故宋仁宗擇相先得富弼以宦官官妾不知其名也小人之態利在宮掖則附宮掖利在宦豎則附宦豎經營盤結為後日市恩寵之地今內政亂而禁門蜂鬧公道滅而請謁蠅起擬官職或三或五而見者私相密言其必受點除命之下果如其言至有獻臧獲

進酒食之譏嗚呼此豈治世之事乎臣等之寒心者一也佞人者亂國之賊屏之於四裔者遠其害也流之而不返者慮其禍也然而自古人君始知佞人之為佞人而遠之及其月積歲久志變心昏浸近前日之佞人而卒敗於其手者多矣在宋熙豐之間進退紛紜今年黜小人明年用小人馴致覆亡之禍明智之主有見於此是非邪正之所在炯然燭照志一定則不變法一斷則不反流之放之竄之殛之終不如同中國故奸邪者不得肆噬攫之毒孔子所謂遠佞人者以此也 殿下於君子小人之分察之不甚明斷之不甚嚴故知奸而不能去去奸而不能遠刁餘之蛇穿中之虎猶有陰伺之勢是以人懷疑畏徃徃或有刑說以搖國是皆由於 聖志之不堅人心之不定臣等之寒心者二也民者邦之本也本一搖則國不亡者無幾是以古之人君必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食則百事廢誠以保民者乃所以保邦本也徃歲大荒今年大旱民生之飢饉未有甚於此時而諸君第舍營繕一如稔歲當謹灾悶雨之時有輸材運石之苦菜色滿面呼耶載路此上天之愈怒者也聖帝明王於天性之親息非不厚情非不篤然約之以禮導之以儉蓋以奢侈者怙肆怙肆者滅亡是故漢明帝以為我子

豈敢與先帝子等遂封皇子悉半諸國此萬世之所取則也我成
廟號稱恭儉而至於末年第舍間架不循制度其時大臣臺諫面折廷
爭請定尺數蓋慮萬世無窮之弊今者以大君舊第為卑狹不足居撤
去舊構規以新制高榑傑閣跨越閭里有同宮闕僭擬太高材則容或
護之腐而并與石而新之木則腐矣石亦腐乎舊材與舊石將用之於
何地乎鳩工之官上逢旨意下殫財力棟榑之材必責連抱其材必在
窮山絕頂之上山郡之人伐木下山無遠不至動曠時月絕廢生業愁
苦之狀無異廢朝臣等之寒心者三也財者國之資也後用則傷財傷
財則害民故古之欲安其民者先節其用我祖宗節儉百餘年國有
餘蓄民有常產至於甲子昏虐在上嬖倖爛禍金珠玉帛盡輸其家庫
藏所儲一朝蕩然 殿下即位之初先知病源痛革前弊自數年來內
用之煩什倍曩昔令下於不時用出於無名有司不能應供則或抑買
市貨或引徵民貢至於婚嫁之禮僭越古制先期累歲務豐粧資掃庫
傾幣猶有不足故包裹土產轉貿中國中國人指我人而譏之曰只為
貿貨來不為事大來豈不為國家之羞姻婭之徒亦尚奢侈馳書諸路
徵求無厭固畏國禁至索寶貝方面之臣欲納其私交移文郡縣責期

督收車輸馱載絡繹道路嗚呼生民之膏血有限而一困於公供再困於私歛浚剝無藝枯渴已極臣等之寒心者四也請托衰世之事私情之所以行公道之所以亡也國家禁網解紐貪黷成風委靡之習彌彌滋甚詞訟之際不論曲直徒以折簡斷之雖有理直者自以為若不受達官之折簡不得自伸理曲者容或憑折簡而得濟其詐聽理者亦或怵勢而撓法政事之間若除官案不分賢否一徇折簡以請者之官位為注擬之先後次第槐棘之簡雲集政席任銓衡者從之如不及以應其請如或不從輒懷陰憾其所請托者豈盡親戚年少冒進者豈盡賢能苞苴踵門昏夜乞哀者或謂之親屬鄉曲無賴財貨鉅億者亦謂之賢能此豈古者為官擇人之意也至如僉使萬戶權管教授訓導下至胥吏之任瑣屑之事無非宰相之請簡此豈獨宰相之不自重也朝廷之輕名器之汚未必不由於此臣等之寒心者五也傳曰今觀上疏正中時病上下所當體念也管繕則已停矣宰相請簡事若觀此上疏則當自改慮也 慈殿曾似向歇自今日還苦遑遑不暇大槩言之○成初命招三公傳曰 慈殿證候彌留前日暫為差歇自昨還苦遑遑罔措此證候往來無常一進粥飲旋即嘔吐脾胃益傷心熱加熾至於此極

慈殿深欲移御不能強止但慮朝廷上下必皆驚愕故先言于大臣且無他官闕惟桂城君家可以移御 慈殿言之來初六日定移御也又傳曰當此遑遑不忍議事但李沆事臺諫極言如是何以為之光弼等啓曰李沆事臣等已議啓之不可徒信臣等之言當議朝廷而定之○壬戌傳于政院曰 慈旨以為移御後議政府六曹及諸堂上必問安但移御所乃閭閻不無紛擾之弊只於隨賀時問安爲便云當如 慈旨爲之且王子駙馬常問安而外宗親則勿與也○臺諫啓前事仍上劄曰事有可疑情有難斷不當疑而疑當斷而不斷則情私易勝國事難救李沆之事罪無可疑法所當斷而宸斷猶遲去邪亦疑公論愈鬱孰不失望沆之無狀下已槩陳 上亦畢照若欲悉問其邪鄙之事然後為進退則非徒有瀆聖聰祗以彰宰相之惡豈為待宰相之體 殿下以為沆之罪與周世鵬孰重孰輕法一也而用之異非王者公共之道伏願 殿下亟從公論以快物情答曰金安老事不允鄭彥浩金義貞韓叫其如啓李沆事 慈殿未寧何暇議之適於昨夜大臣入來故議之大臣之議不過於前而且以廣議啓之故欲廣議叅落也○傳于政院曰 慈殿未寧上下遑遑李沆事不可議也但臺諫欲合同固爭而

以 慈殿未寧之故不果為之只以劄子啓之云問安行幸日大臣等必共會之當廣議于政府及判書判尹此意預言于大臣且予意李沆之罪不可論以犯奔競慮有相當之律故欲議之○癸亥戌初 慈殿移御于桂城君家○鄭光弼等啓曰 大妃戌時移御而自 上即行問安雖出於至誠然書出問安而至夜還宮猶之可也不可自內犯夜出闕 慈殿證勢若不有加則明曉問安何如且移御所距闕至近慈殿之證若有加則雖犯夜而行亦無難也夜則數遣問安為當且聞上教曰行幸時議政府六曹漢城府堂上一員隨駕云人君舉動一從禮文不可苟簡答曰予欲即行問安 慈殿亦強止之然更思之移御之後不可不即問安故雖夜當行且人君留宿於閤闔甚不當也然在丁丑年 慈殿移御時亦為之留宿今亦問安後欲因留宿故議之且各司堂上一員隨駕事非上所教禮曹書前例以啓故也光弼等又啓曰 殿下留宿之計出於倉卒凡排設等事亦難且 慈殿聞之亦豈安心若證無加減則清晨早出問安而還宮證勢有加則即復出問安甚當答曰 慈殿既以為不可留宿於閤闔大臣所啓亦如是矣但予情不能自己故問之光弼等又啓曰 慈殿之意不欲 殿下留宿則

不可不奉承且人君留宿於閭闔則不可不以兵衛兵衛之事豈可倉卒為之臣等之意固不可為留宿也傳曰所言奉承之意固當又夜半兵衛亦難卒辦但移御後即行問安予心則安而齊安大君家移御時留宿已有前例然非必拘例為之人子之心不能自己敢此屢議耳光弼等又啓曰臣等之言非但為奉承而言之人君舉動為後世模範如此之事不可開端丁丑年留宿之時臣等再三陳啓因日暮閉門終不得請而退其時亦有物論故今亦強啓之傳曰大臣所啓如是明朝當問安○政院以世子師傅意啓曰世子年少不習騎馬隨駕何以為之大抵 上出幸則世子守宮常禮也問安可於 上不出幸日為之傳曰可○甲子 上問安于移御所○政院啓曰前日傳教李沈事當於問安日大臣宰相來會處議之云此移御所外庭狹窄三公宰相各在依幕處令史官收議於各處中庭雖狹窄會兩議得乎傳曰外庭雖狹窄不可不會議議政府全數六曹判書漢城府判尹其即招議鄭光弼沈貞李荇趙元紀金璫金克成曹繼商申公濟俞汝霖朴壕徐社等議曰李沈不宜以奔競罪之雖有他失不覈虛實不論所犯輕重而遽擬其罪亦非待宰相之道傳曰以議得意言于臺諫○傳于政院曰 慈

殿心脉日加脾胃不和昏沉困倦比前益加證勢如此不可退歸留宿
事既與大臣議之大臣以為不可故中沮其計矣今觀證候不減豈可
安然退去欲留宿也此意議于三公光弼等啓曰移御所在於閭巷委
曲之間難可兵衛不為兵衛則人君豈可留宿乎移御所距闕不遠當
設行問安今不必留宿也傳曰今日午後證勢不減明日當問安○臺
諫合司放曰李沆事至今不絕將合司詣闕論啓而適 慈殿未寧故
只以劄字啓之 上教曰移御所問安日大臣宰相必集矣其時廣議
而裁落也今見諸大臣宰相之議則皆謂李沆當覈實然後定罪臺諫
持公論而論執臺諫之言不可一一覈實而後罪之也事狀判然臺諫
方論執而諸議以為必須覈實然後定罪云爾則國家設臺諫為耳目
之意無矣雖臺諫之言有所難斷者存乎其間必須廣議事狀顯著無
小隱微則何用廣議乎廣議則是以臺諫之言為虛偽持公論者其以
虛偽啓之乎沆之所犯自以為非奔競也李兆年事臺諫方論啓時公
然干請于諫貪環坐處謂之非奔競可乎廷議之欲覈虛實臣等未知
也自 上以臺諫之言為不信至於廣議大臣六卿所議亦欲覈其虛
實是上下皆不信臺諫之言也臣等不敢冒處於臺諫之列敢啓未安

之意答曰李沆事政府六曹漢城府判尹等議皆同廷議豈偶然哉此
非以臺諫之言為不信也秩卑朝士尚可推覈而罪之况崇品宰相乎
依廷議可也臺諫又啓曰李沆罪狀判然非難斷之事問于三公又問
于六卿此不信臺諫之言也三公既為營救故六卿雖有異議不能與
三公異同此意臣等已知之矣政府六卿判尹之議皆欲覈其虛實以
此觀之李沆之貪黷無狀慢忽臺諫之言臣等誣啓之也請治臣等誣
啓之罪答曰宰相之罪與難斷之事議于大臣自古然也三公請廣收
廷議故已收廷議廷議豈偶然哉且臺諫之言雖或不從豈治誣啓之
罪臺諫又啓曰李沆事已盡啓之當期於得請但 慈殿避御上下違
違不忍啓辭姑退去○乙丑卯時 上問安于移御所 慈殿氣候沉
困心肝脉浮數腎脉浮細身熱口渴引飲○丙寅三公啓曰敬差官前
者不結銜臺官而只稱敬差之號 臣等啓而 上教以為臺官結銜可
矣然近者敬差官等以臺官結銜帶行臺吏貽弊驛路請依 祖宗朝
例只稱敬差官何如傳曰各道豐稔之時則不為臺官結銜可也如此
凶歉之時若無風憲之體則必多貽弊點馬敬差官等皆以遊宴為事
若持風憲下去則必不能縱情自恣矣且帶臺吏而行與帶私人何異

○傳曰予觀濟州牧使啓本則其所獲人非賊倭也乃琉球國人此亦
隣國之人衣服飲食等物令該司別加措置送還事其速考啓○酉時
傳于政院曰 慈殿證候嘔逆及熱氣加發初欲明日問安而今聞證
勢如此欲即問安侍衛軍士及諸將其以入直人急速整齊守宮亦令
入直將分直○鄭光弼沈貞李符等來啓曰臣等聞之蒼黃馳到 慈
殿證勢彌留進退無常豈可冒夜輕為舉動乎決不可為也 上之至
誠雖無盡於國體何如請斟酌傳曰 慈殿他證無加減而心脉不調
熱氣加發今雖犯夜欲行問安但令入番軍士侍衛取諸事至今未備
未即往耳在 祖宗朝問安時亦或草草而行今欲問安之意已達于
慈殿不可中止况獨等再啓曰 慈殿氣候乃以證也當此昏夜不可
輕出明日早朝問安為當 祖宗朝以便服出行乃草創時也與今時
有異傳曰今不行問安於予心未安也然今急遽未備而夜亦已深明
日昧爽欲行問安仍 命承旨問安于移御所○二更傳于政院曰今
夜已深矣請事未備故予未得及時問安此法令解弛之故也大臣來
言不可輕動之意而 慈殿之證亦不如初故今不行也假使有急大
臣難言之其可已乎兵曹不離於政院之側當緊急之時聞令即行可

也而退在本司不即從命使予竟未行問安至為懈緩政院亦不使兵曹預備不為無罪并令推之可也前者問安時丁丑年或由梨峴或由含春苑墻門含春苑去闕甚近故草草而行今此移御所則不可如是也後日幸有如今日之急遽則允侍衛諸事從簡措置預先待令之意言于兵曹○承旨來啓曰 慈殿證候與夕時不減而進膳則暫嘔逆矣○丁卯昧爽 上問安于移御所○諫院啓曰移御所與安殯家密近安殯家奴婢仍在其家自墻北小門出入自由桂城君家奴婢皆留不出移御所亦闕內也當此未寧之時外人紛紛出入甚不安靜非徒褻狎亦無謹嚴之意兩家奴婢勿令亂雜出入傳曰移御所事非予所知也就問于 慈殿則桂城君夫人不出在傍故奴婢給信符出入內門則本不出入矣安殯則一禁男奴但留婢子如有出納之物使內官出入而墻門常閉又使軍士守直嚴禁雜人此亦前日 慈旨也○戊辰臺諫合司啓曰李沆情狀臣等已啓之而自 上亦知之矣當此遑遑之時不敢連啓臺諫公論所啓不可如是留難前者見大臣議得有不覈實則不罪云所謂覈實者何事宰相之意未知何謂臺諫所言若皆覈實而罪之則欲以臺諫為面質乎如以臺諫所言為公論則當速快

斷者曰予觀廷議宰相之罪不覈實而罪之未便云爾臺諫所啓豈欲
一一覈實乎李沆欲明李兆年之事而請囑則可謂奔競也兆年不受
祿故欲表明呈訴其誤傳者更豈沆之意乎况既適其職不須治以全
科也臺諫再啓不允仍上劄字曰是非不可不定公論不可不從如使
是非顛倒公論壅闕則奸邪貪濁無以顧忌將何以為國李沆邪鄙之
狀略載前劄必欲悉陳言之長也豈敢更瀆 聖聰沆之情狀在人耳
目為宰相者宜無所不知清問之降以覈實為對是誠不知李沆之非
耶如使言官輕蔑朝廷其迹已著宰相誠以為恭謹小心者耶貪饕無
恥播諸閭巷俚語為軍卒所唾罵宰相誠以為廉潔無欲者耶其為覈
實之議臣等未知其意之所在如欲覈實必將沆與臺諫面質之耶欲
救一李沆而不知其言之足以杜臺諫之口啓無窮之弊可謂寒心臣
等皆以愚戇據事直論欲使是非定而公論行今者大臣不以為實
陛下不以為是臣等不可覲面苟處請亟適臣等之職以定國論答曰
宰相之人為人君者所當優容也况政府六卿之議如是乎更無所言
○傳于政院曰琉球國人若采則今禁府詳問其根因可也前者琉球
國使臣或有出來之時而今則不出來必阻於日本國對馬島而然也

其不來之由及水陸程途遠近并問之且其所進新稻穗令戶曹取種而并問一年之內幾度種獲也○已巳 上問安于移御所世子亦問安○臺諫合司請辭傳曰何可以李沆不用全科治罪事帝臺諫也三啓不允○弘文館上劄曰定是非辨邪正皆在於公論公論一發大臣所不能掩入主所不能撓若使公論不行言路杜塞則危亡立至不可懼哉李沆本以淺狹小器濫躋崇品會覽狼狽騎縱自恣得罪於公論以矣頃者又以私事倨然干請氣使諫官略無忌憚不有朝廷其罪大矣臺諫持公論舉劾已逾旬朔 殿下諉大臣之議留難不斷大臣起覈實之言而沮抑公論沆之罪狀已著何待覈實而知也大臣此言不過欲救李沆而其弊將至於鉅臺諫之口群情鬱抑士林危懼臣等不勝寒心况沆之於周世鵬罪不同和而論斷懸殊此豈王法之得其當乎且金安老以陰邪恣傲得罪朝廷竄黜于外特蒙放還亦云幸矣而今又遽授職牒物情驚駭臺諫之論執累月亦為國家慮也而 殿下視為尋常聽之愈邈是何 殿下拒臺諫抑公論至於此極耶今方慈殿違豫上下惶惶非醫藥省問之事固不宜仰瀆宸聰第以所論數事國家所關臣等職忝論思不容默默伏願 殿下亟斷李沆之罪還

收安老之職勿撓國是○臺諫上劄曰李沆之事 上教每以為不可
治之全科其罪之輕重大小 上意以為何如而且未知已治其罪者
用何律耶其止於適職而 殿下以為已治耶奴使言官貪濁無恥可
以止於適而懲其罪耶傲肆無恥之人雖痛繩以法尚不能自艾有罪
不洽治之不嚴適足以長貪饕增驕傲而已沆之罪狀大較如此而諉
諸適職不示嚴譴設使沆無奔競之犯豈宜追招權納賂之罪自古宰
相之有權者人皆懼指其失而斥其惡者鮮矣臣等持公論據實事
以瀆四聰之聞而朝廷上下不以為實事不以為公論豈可一日覲面
冒處請亟而臣等之職以定國論答曰予觀劄子之意非但論李沆犯
奔競之罪也為一李沆而朝論各異大臣徃往而辭避臺諫合同而辭
侍從上劄論啓朝廷似不安静况今方 慈殿違豫之時予心豈有極
乎然李沆治以全科似過罷職可也答弘文館曰李沆之事非但予意
為然大臣等議皆然金安老收職牒非予初意故留難矣為一李沆朝
廷不靜予心未安全科則過重罷職可也安老職牒雖終不可不給公
論如是還收可也史臣曰沆輕躁邪險見於其貌少有時名得為侍從
臺諫見斥於趙光祖輩常怏怏痛入骨髓及光祖等敗代柳雲為大司

憲日事攻駁黷貨無厭內附朴氏外結沈貞等駁陞右柱臺諫駁之卒
不得拜士林畏其得志日思去之至是臺諫論之 命罷職○庚午
慈殿證候如前○臺諫啓曰金羅右道水使李夢麟所率軍人十九名
溺死而啓本以為五名是欺固朝廷不得已詳悉推之若不適而推之
則士將之事下人必不以實言之將在任所被推則防備諸事亦必虛
疎請速迺差後推之憲府啓曰朴基不合於畿甸巨邑請速迺之諫院
啓曰各道於去年凶荒之餘民不聊生今年農事亦不至豐稔失農處
居多災傷敬差官雖御史結御而巡行列邑勢必遲以例於冬深後上
來且如左右道則點馬別監二員敬差官二員一道之內使命甚多各
官各驛豈得無弊若抽柱御中則其抽柱之邑巡察尤詳而往返必速
矣今年則請遣抽柱御史而擲奸且廣興倉副奉事具汝井前任司官
監參奉時非徒盜用作紙官庫雜物數多濫用今為奉事司中作紙亦
為濫用其司收妻一人奴子一人并濫打致死請詔獄推之且移御所
安嬪家相通不塞殊無謹嚴之意雖 慈殿獨為移御不可如是而
上亦屢行問安墻門尤不可不防塞也 上教以有所蔽之物故往來出
納云此物非可移之物乎請速移置防塞墻門傳曰李夢麟事邊方重事

議于三公後答之朴基事不夕敬差官及吳汝井事依啓安嬪家事更
 直于 慈殿而答之仍傳于政院曰李夢麟事若如臺諫所啓則罷後
 推之可也將任所而推之則事干必不直招故臺諫言之然先罷而事
 若不實則待邊將輕其議于三公以啓○以尹殷弼為江原道觀察使沈
 光彥為弘文館應教李燦為司憲府持平○夜白氣布天○辛未 上
 問安于移御所○議政府中樞府六曹都摠府問安○領議政鄭光弼
 等啓曰慈殿証候已逾旬朔不見差愈使女醫道達還宮之意何如
 傳曰問安後即稟而言之今聽女醫之言則慈殿脾胃重傷全不進
 食似欲而不歇進退無常今聞大臣之言予感合矣○傳于三公曰慈
 殿問安後以還宮之意親稟則答曰來避於閭闔豈無弊乎然證候如
 此而移御不久徐觀証候而為之云今不可更請○三公議啓曰李夢
 麟先罷後推而事若不實則待邊將似輕已令京州官推之更待畢推
 後處之為當傳曰知道仍傳于臺諫曰大臣之議與予意無異矣若將在
 任所則事干必不直招故欲先罷之然十日所視何以隱諱乎况敬差官必
 當詳盡推之事干何不直招待畢推處之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兄○壬申
 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全州一道大處官事浩繁州官近以疾病之

人連差故不能治事官事積滯今聞府尹朴祐有疾病人器不相當請以有幹局剗煩之人擇差皆不見○日微暈○癸酉 上問安于移御所 慈殿證候昏沉困倦身熱煩悶口渴引飲心肺脈浮數脾胃脈細數面上及腰下微浮○傳于三公曰今見 慈殿證勢又聽女醫之言證勢無常憂憫罔極卿等已言還宮之意予意亦然然而大內則移御後世子保母急死不可入也慶曾樓外有友善堂此堂雖陋隘修治圍排則可以移御也光弼等回啓曰非欲還御于大內也臣等之望在於速移闕內也○傳于政院曰 慈殿將欲還御于友善堂令各該司修治而其近處諸司依乙亥年例次次退寓可也光弼等啓曰 慈殿若欲還御則須速入闕臣等之望也然友善堂甚淺陋承政院則人所常處之地移御甚當傳曰予知友善堂果甚淺陋然近處諸司斯速移寓則觀可當處臨時處之○傳于政院曰還御事今已取京來十七日酉時欲移御諸事急速整齊又傳于三公曰 慈殿之證若平復還宮則主家自有賞格今未愈而還入安有賞格但 慈旨欲加桂城君繼後子桂林君璫之職欲以此慰悅 慈殿其議以啓鄭光弼等回啓曰桂林君曾為正二品不可加職賞以他物何如○三公啓曰全州一道巨邑非

如他州近以有病之人差之連不治事故官事積滯府尹朴祐乃儒者也人器不合請速適擇差何如傳曰依啓適之○臺諫啓前事皆不見○三更二點傳于政院曰遣內官問安于移御所則 慈殿證勢危重予聞之固極即欲親詣問安則必為惶駭 慈殿雖欲還御而今已夜深何以為之其即問諸三公且於政院之意何如內班院承政院等處未及修理予意欲奉還御于東宮亦何如其議啓之政院啓曰移御東宮上教至當今親省之恐不可為徐觀證勢而處之一以速治移御諸事何如兵曹判書金克成都摠管俞汝霖副摠管柳溥亦皆入直 命招問之何如傳曰可金克成等啓曰證勢危重則當速還御于闕內大臣八卿之意也而未敢啓也證勢如此則尤不可不速還御還御諸事今方措置大臣亦不以當之更議處之為當且還御時軍士出令一一取稟似為煩數四所衛將處出標信整齊宜當○傳于政院曰 慈殿證勢雖云危重然往來無常移御于承華堂東宮非 慈殿之本意也若還御于東宮而 慈殿知之則必用心矣更思之承政院近處移御事措置可也及其證勢危重則移於東宮未晚也政院回啓曰 上教至當○傳于三公曰聞大妃證勢危急欲陪還于東宮更思之移于東

宮初非 慈殿本意而若移于此則必以為給我至於用心也况即
今氣勢稍復云姑可修掃承政院而移御觀證勢移于東宮此予意也
予今欲親省而諸事違遷 慈殿必不得速移也光弼等啓曰今若親
行則事甚違遷但速奉 慈殿移御為當傳曰移御不可緩諸事雖未
備可以入番軍士及世子宮近仗侍衛○甲戌四更 慈殿還御于承
政院○命諸君等不離近側○傳于政院曰 慈殿證勢進退無常然
日漸危重屢教曰寧山君非一己之罪而不叙未便今須叙用桂林君
亦加崇品此二者皆予之望云當此時敢不從 命其勿議得而奉
傳旨○慈殿傳于三公曰予本以病人近多疾病致勞擾於國家甚大
近又數為移避貽弊朝廷亦多 主上常時不能進素膳予死之後觀
勢勸膳為當至於祭祀如有不平之時不可強行大臣勉止之世子亦
年少豈能以行素亦可勸之大臣於國家之事須加戮力輔贊○乙亥
慈殿證候昏沉困倦手足或冷或熱煩悶語澁嘔吐痰涎小便秘澁
面上腰下浮腫心肝脉浮數脾胃脉細數○三公啓曰臣等聞寧山叙
用桂林崇品之事至為未安臣等反覆思之不可為也答曰 慈殿還
御于闕內後予晝夜侍側觀證勢雖進退無常熱氣尤發自下至上浮

腫又大發脾胃漸虛危重莫甚姑從慈意一分喜悅可也寧山君桂林君之事予非不知也若此之言 慈殿聞之則甚不可不可啓之○諫院啓曰寧山君今以 慈旨復職至為未便如此 慈殿違豫之時臣子九事當龜勉從之然寧山君得罪朝廷國是已定不可搖動請還收成命憲府啓曰今非執論之時也然寧山君得罪 宗社所關重大見竄于外蒙放還家天恩至重今聞復職不可以情私搖之桂林君別無功勞今加崇品官爵甚為猥濫此二事雖迫於至情皆國家關係之事請還收成命且 慈殿還御之所至為淺陋卑下自 上觀證候奉移大內何如傳曰寧山君桂林君事予已知而大臣亦言之但 慈殿證候進退無常孰證不減欲一分慰悅 慈意也如此危極之時不可更稟入大內事已與大臣議之若至於危急則當斟酌處之○日暈○傳于三公曰今則 慈殿熱氣極矣非徒熱氣如是也自下至面上浮腫聞醫女之言則若非天命難為蘇復云罔知所為予意以為幸有大故則內外喪事豈宜在政院而治之東宮還御之意雖啓于 慈殿而慈候若惺惺之時則教以東宮當初得病移避之處今不可還御予亦不能強請如有不幸則不可何以爲之組備諸事然後奉移東宮乎此所不

忍言之事然不可不言故問于大臣三公啓曰承政院則雖小小節次不可為也 慈殿若不欲還御則亦不可強請然觀勢更稟為當答曰以古事見之諸候薨於正寢士大夫卒於正寢當隨時斟酌處之○丙子 慈殿証候如前○日暈○慈殿還御于東宮○平安道龍川軍人朴成孫震死全羅道寶城飛虫害穀樂安興陽和順地震屋宇搖動長水雲峰鎮安茂朱下霜損穀○丁丑四更一點 慈殿証候危急 命招三公及吏戶禮曹堂上○傳于三公曰 慈殿証候自昨午後甚為危急故昨日酉時還御于東宮矣至三更尤緊急而夜亦深故茲命招三公等也至過三更則氣脉僅存如絲更無蘇復之望下腑皆冷卿等書則有所聞夜則來會待命○戊寅三公等問安仍啓曰近者 慈殿証候非輕自 上憂勞益甚必不強為進膳如此彌留之證 上體不可不慎也須自 上強為進膳使氣候調保安固然後侍藥諸事可以為之也世子亦當如是當此之時不可不思大計臣等至為憂慮而啓之傳曰 慈殿自去夜尤為危極無復可望予心何可勝言終孝之意亦豈不念乎大臣所啓之意予既知之而世子亦知矣○己卯申時大妃薨于東宮正寢史臣曰 大妃慈仁睦族然不為外戚求官王世

子誌未旬日 章敬王后薨 大妃撫育保護無所不至○傳曰 成

宗王子夫人及翁主等速令詣闕欲使親子孫女侍癯側也○傳曰喪禮依何年例

為之也禮曹據各年王后儀軌而且考五禮儀註為節目入啓○傳于

三公曰成服後則九事當依禮文為之成服前所為之事與禮曹共議

以啓三公啓曰舊事則臣等亦未知也如此事自 祖宗朝必有內間

所為之事因此例而為之可也九喪次不可混同而無別今王子王孫

至為繁盛喪次不可紊亂 上處殿內則世子當居於外王子王孫亦

各以等次居於階下其間以帳隔之宜當傳曰知道○傳于三公及禮

曹曰歛前則居於房內歛後則出於資善堂依禮文為之可也 貞熹

王后則攝政故 成宗以大王例治喪令 慈殿雖非攝政予心庸有極

乎依 貞熹王后治喪例為之可也○禮曹啓曰 大妃升遐當告于

宗廟社稷永寧殿告文何以為之傳曰告文承旨代押可也○二更五

點行襲奠百官舉臨如儀○庚辰巳時行小歛○傳于三公及禮曹曰

山陵親審雖禮文所無之事古史有之又有 祖宗朝事予欲為親審

其可耶三公及禮曹啓曰 世宗朝有從便親審之事而 成宗朝遣

承旨者審今時異於古遣下人者審猶可國初之事不宜行於今日而

喪事為後世格例何不思示子孫之計乎臣等皆以為未便傳曰下山陵而後親往祭之乃人君常事然親審山陵亦不可不為也古有行之者故予亦欲行之耳三公及禮曹啓曰自有司見之可也豈可以看山一事謂盡其誠敬耶禮典之事猶不可盡行故先王或不能行何乃欲為親審臣等意皆以為未便傳曰知道仍傳曰誌文何以為之其不見行迹而猶可為耶必見行迹而為之耶三公及禮曹啓曰誌文已令沈思順製之但未見實迹矣議謚時不得已知其懿範善行而後為之傳曰知道俄而下備忘記于禮曹曰大行王大妃生時以諺書留之今予違遽略書大槩其文曰 慈順王大妃尹氏坡州人也父壕為新昌縣監時壬午六月戊子生於縣衙故以昌字作名曰昌年先是母田氏夢見於天上彩雲中天女下降入懷甚奇之因以有服父母心甚異焉年十二歲癸巳六月癸酉選入淑儀 貞熹昭惠兩王后特加撫之教以婦道承順無違 貞熹王后嘗稱歎曰以爾試觀之人必幼年選入然後可以易教亦可易習 貞熹王后又常教成宗曰尹淑儀年少而醇謹寡言異於他人已亥生翁主庚申十月冊封王妃性慈惠聰敏博學多聞事 成廟小心日新小無妬忌撫恤諸

妃嬪子女如已出終始無間上孝慈闈下撫眷屬雖古王后無以加焉
成宗每稱歎曰自古婦人鮮不妬忌予心之安實由中宮可謂賢妃
昭惠王后喜溢顏色常稱曰中壺得人夙夜何憂乙巳十一月九朔生
公主中宮驚駭戊申三月己巳生大君即今上也庚戌十一月生公主丁未
二月癸丑五月幸本第獻壽世子與嬪扈駕赴宴人皆稱慶壬子五月
親蠶于昌德宮禁苑燕山早失慈母大妃撫育倍於己子內外皆稱歎
不已不幸甲寅十二月 成宗晏駕大妃撫膺痛哭不食數日因此
患疾幾至於危 昭惠王后百般救藥文昭延思薦新數進不怠誠孝
出於天性遭燕山昏亂憂心焦慮寢息不安因此罹病艱難得差甲子
四月昭惠王后薨逝哀痛罔極燕山欲短喪 大妃據古禮教之曰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天下之通喪也豈可為短喪我不敢從燕
山勃然曰婦有三從之義時王之法何可不從 大妃心雖大恨罪勉
從之徑脫喪服教諸左右曰我得罪於 昭惠王后終身憾恨焉丁丑
五月忽患大病移御于齊安大君家六月得差七月還御于昌慶宮壬
子十二月又感疾幾至於危予親禱于內苑焚香祝天大病自愈庚寅
六月因微恙轉劇彌留三朔八月初六日移御于桂城君家證勢危重八

月十七日還御于景福宮承政院證轉危革十九日還入于景福宮
東宮二十二日薨于正寢○辛巳傳于政院曰昌慶宮文政殿乃大
行王大妃常時所御其以此為魂殿何如議于大臣三公啓曰上教至
當○酉時行大歛奠○壬午禮曹啓曰大殿於殯殿進香之事雖無
禮文考其儀軌則貞熹王后殯殿仁粹王大妃仁惠王大妃及王妃
皆進香而又於安順王后殯殿仁粹王大妃慈順王大妃及中宮亦進
香矣今者主上與中宮進香則世子及嬪亦何以爲之傳曰其依儀軌
世子及嬪亦進香可也○甲申辰時成服臺諫啓曰喪制宜一遵禮文我
朝五禮儀註參酌前後禮文以為定制上下當從此禮而已殿下進
香儀註所無而考諸前例則世祖成宗時并無大殿進香之禮但於
貞熹王后之喪有之矣且儀註內虞祭前殿下無拜禮若進香則不
得已有拜禮有祭文親自奠酌有乖禮文我朝親母后喪事從今作始
凡禮文必自此為後例大抵儀註所無之事與朝廷更議處之今非啓辭
之時進香日迫故敢啓傳曰進香事予知非禮文之事也禮曹考前例
以啓故依允矣果於哀戚之中不可行拜禮而亦有代奠官則臺諫所
啓宜矣政院其以臺諫所啓議于三公三公啓曰大殿進香非禮文

所載而禮曹只據 貞熹王后時儀軌而書啓耳 貞熹王后則殯殿

在外故薨于溫陽故墳于東大門外庶平大君家其時進香出於一時權宜今則 殿下朝

夕親奠不宜別行進香凡喪事宜一遵禮古傳曰依議為之○三公與六

曹春秋館藝文館官員等同議 大行大妃魂殿號及謚號 殿號曰

孝敬謚號曰貞顯大慮克就曰貞顯○月暈兩珥○乙酉禮曹啓曰大

殿進香非禮文所載故不行中宮及世子進香亦非禮文所載何以爲

之傳曰臺諫啓曰於初喪不可拜禮故予既不行進香中宮及世子亦

可停也○領議政鄭光弼領觀象左議政沈貞恭護山陵都監提調金

謹思俞汝霖成世昌左承旨黃士祐看審山陵而來啓曰舊陵左青龍

甚好新穴西面多有補土之處然其根脉乃全地也圖畫以進傳曰當

用新穴其速擇日鄭光弼等又啓曰前者遠擇葬日者以其日寒時升

遐而俟其日暖也此則葬期逼於寒時葬事不可不速為故啓之且

莎臺石事國初草創時效別其君臣之禮故為之而其後則不為 世祖

大王亦有遺教至於 成宗之葬國葬都監提調鄭文炯獨以為可為

故廢主從其言然未久而毀今雖復作亦有將毀之漸則無益而有弊

其功與弊不必計之而但日凍事急雖作之恐未稱意傳曰莎臺石為

美功弊不必計也。果思之一有破毀則不得已修補矣。數舉修補之役，墳上必搖動至為未安。且考前例，涉室石不為處多矣，則不須為也。且以禮文見之，五月而葬可矣。若從禮文則必至於十二月極寒之時葬。期自下斟酌可也。且舊陵丁字閣可以移排耶分二處排設耶前者排設處幾陵耶。令禮曹書啓光弼等啓曰：恭順陵、齊陵、健元陵則丁字閣別為排設，光陵、昌陵、敬陵則移排。○禮曹啓曰：新陵無別號，請名新宣陵。傳曰：可。○丙戌傳政院曰：茲引日及下玄宮日，廣擇以啓。○傳于政院曰：以殯殿都監之啓已令奉審，魂殿詳悉奉審可也。且行祭時若自內出祭則必路由魂殿之後，此似不當於光政門內西邊南行廊作齋室。則文政殿東邊有門由此而入階下設褥席行禮矣。言于殯殿都監且問于大臣曰：魂殿已令看審矣，但常時不可犯夜行幸至於宗廟大祀亦不可犯夜而行。故前日夕齋宿於昌德宮，魂殿親祭時亦若不可犯夜而行，則當於前日齋宿昌德宮，由宣化門乘小輿入光政門內齋室少留而行祭何如。○禮曹啓曰：葬期若於十一月則軍士必致凍傷，梓宮化極寒亦為未安。臣等之意擇用十月之日為當，已與政院同議。且十月二十九日縱是開日考其忌例則通行無妨者多而忌不

可行者只有一事此日下玄宮宜當且以三都監役事料之則下玄宮前四十餘日請事必及措置也傳曰以禮則五月而葬可也若待五月則常至十二月極寒之時如此則人必多傷矣而事亦不稱意考其前例亦多有三月而葬之之時十月擇日而用之為當

九月丁亥朔早朝 上率百官行朔奠哭臨○領議政鄭光弼 左議政

沈貞右議政李荇啓曰魂殿親祭時不犯夜前期齋宿于昌德宮事

上教至當○檢詳以三公意啓曰 大殿進香事無古例無禮文臣等

以為未穩故前因下問以不可之意啓之今聞禮曹因此中宮世子及

嬪並不為進香事磨鍊入啓中宮世子及嬪進香雖非禮文所載而於古

例有之故自祖宗朝通行不可遽廢也今禮曹改磨鍊而恐中宮殿進香

不計口次待康寧後今以產後未寧故也為之何如傳曰以三公所啓之意言于

禮曹改磨鍊○弘文館直提學金公藝等啓曰赴山陵前 上當在倚

廬依禮文設於殯殿之側今不為之有乖於禮典且聞自 上移御別

殿與殯殿似隔也承政院亦還本院不緊公事出納與常時無異外間

安知 上不御正殿乎政院亦移于近處可也傳曰 大妃昇遐後予

在承華堂殯殿之側大曰啓曰此中正之處而僻在一隅似為虛踈請移都

摠府兵曹及諸軍士于近處侍衛云予即依允而且曰予非以留于此
過七日後則當還丕顯閣此處有倚廬之所待予之還御兵曹都摠府
及政院可還各所云儀註則曰中門內設倚廬而今無可當處 成宗
朝亦無可當處故乃以修文堂為倚廬之所而御之矣予之居廬亦丕
顯閣也侍從及外人豈不知之與大內遠而近於殯殿且有便路一日
之間九五時哭臨耳承華堂雖在東宮近於丕顯閣晝在承華堂夜處
丕顯閣爾弘文館不知此意而啓之耶抑以在此猶為不可耶且政院
雜公事出入之事不知以院意為之乎抑與朝廷議而出入耶果似未
便此則政院自當察之也公藝等回啓曰臣等初不知 上之居處啓
之今聞傳教而退○政院啓曰近日喪事外凡公事不啓故雜公事多
為積滯去八月二十七日以議謚事三公來于賓廳臣等問公事出入
當自何日則荅曰成服後當為出納云而且考日記則亦有成服後出
納公事之例故臣等亦自成服後出納耳傳曰三公所言如彼考日記
亦如是則公事出納何以不為乎○憲府啓曰儀軌內以為徒流以下
二十七日後請遭喪後也處決云則徒流以下公事於二十七日前決不可
出納也今見裴弘準刑訊公事去八月二十九日啓下且兵曹所啓正

兵代立私奴仲孫決罪公事同月二十八日先下至為駭愕該司則當待用刑之日而災罰必自上已為先下是處決也常時國忌之日刑殺文書猶不敢啓之況在初喪乎政院不能致察至於如此政院及該曹自府當推之矣且非但刑訊公事也非關喪事又非緊急之事亦為先下於成服之前其於見聞至為未安自上亦加省念焉且近來連年凶荒今也又有大事事多窘乏凡喪葬之事一從禮文不為濫費之事當丁寧傳教于都監更加審核酌其實用以除民弊且畿甸凶荒尤甚山陵都監及一應監董官吏支供等事務從省略凡文具虛偽之事尤不可為也詎曹在前各司及諸君駙馬等進香之事競為華美如花燭之類亦極巧侈此亦虛費之甚者禁勿如是也傳曰侍從啓曰近日雜公事出入未便云予意亦以為然問于政院則曰問于三公成服後則雜公事可出納云又考日記亦有成服後公事出納之例大抵公事出納政院啓之則乃啓下例事也但政院不啓某公事不當云故予不知而下之政院及該司推考事知道都監除弊事及各司諸王子駙馬等處勿侈進香事當速諭之○禮曹啓曰大殿進香事非禮文所載不為也中宮與大殿適體亦不當為之世子以下進香為當傳

曰如啓○史臣曰自六月望後至今不雨五穀不登國有大事民生可
嘆○戊子傳于政院曰古云諒闇三年不言百官恡已以聽於冢宰予
意以為若至於發引後始出入公事則其間豈無積滯之事依禮曹公
事二十七日後^昇後允雜公事出入可也政院回啓曰徒流以下處決
公事過二十七日後出入事禮曹啓之而雜公事出入事則不啓矣傳
曰二十七日後徒流以下處決公事予非不知也允公事出納不可只
委於政院及該曹也從今為始必作格例矣不可不問於三公也其以
傳政院之意招政府郎官問於三公○三公來賓廳啓曰成服後刑推
公事則自 上斟酌為之若雜公事則出納無妨雜公事亦待二十七
日後出入則不無積滯之弊臣等意以為未便也須考 祖宗朝例而
為之且三年不言臣等莽不知也至於後世子能行此禮久矣成服後
雜公事出納事前日承旨崔重淵果問於臣等而臣等以可答之入君
居喪豈得與士庶人同哉且臣等聞自 上嘗大妃感疾時過為憂慮
自 大妃移御于桂城君家日夜憂勞寢膳失時及還御政院後自
上專不進膳憂慮倍傷至於大故一月之間五時哭臨如此則恐傷
聖體也氣若不平則須自 上斟酌勉進饘粥以思大計且 大妃招

臣等遺教臣等時雖未即啓達而若念此遺教則尤不可不勉進饘粥也古云哀毀非孝庶人不可况人君乎以為侍病之餘恐傷 聖體臣等不勝痛悶傳曰凡公事出入之事非但下有物論而自上亦為未安故議之耳成服後則出納公事三公既以為可而日記亦有前例則其出入何妨乎二十七日刑殺公事則不可出入也如有變故之事不可少留也且 大妃連月未寧予久為侍病今至大故大臣等恐予憂愁生病故慮其大計而啓之矣予亦豈不慮大計乎成服前則輟粥成服後則進食氣且平常矣且以禮文觀之則當待五月而葬矣然恐日候寒凍故進以三月之葬自此至發引日計之則僅五十餘日在殯殿之側矣五時哭臨何忍廢乎欲勉勵而為之耳○禮曹啓曰卒哭前凡大中小祀皆為停之而地震解恠祭為社稷而祭故敢啓且以文武科初試退定事入啓曰生員進士初試曾已試取文武科初試則國恤之初試取未安故以辛卯年春退定傳曰知道○己丑諫院啓曰凡喪制宜從禮文所載今見五禮儀註進香之事政府率百官及宗親府儀賓府諸道監司而已若忠勳府忠翊府敦寧府三司進香則禮文所無矣今者忠勳府則奠物收合於忠義衛忠翊府則收合於忠贊衛敦寧

府則收合於遠近族親衛裹歛斗升之米尺寸之布以為奠具非徒事
體未安亦不精潔安有歆格之理乎三司進香請勿為之傳曰三司
進香雖無禮文必有前例故為之矣其以臺諫之啓問于禮曹
禮曹啓曰忠勳府等進香事各年儀軌皆有之故如此啓之矣至於進
香當否非禮曹所能擅便傳曰進香之事予亦未知所為也其以禮曹
及臺諫之意問于三公○庚寅檢詳以三公意啓曰敦寧府忠翊府忠
勳府進香事禮文雖無而乃 祖宗朝所為之事臣等之意以為侈矣
為之固不可也依儀軌進香似無妨大抵喪禮依 先王朝之禮而為之
似當傳曰知道○山陵都監尹殷 韓曹 繼商 金謹 思因禮曹牒呈啓曰反覆詳度
則新舊陵吉凶異禮新陵則不得已設假丁字閣而舊丁字閣元是
先王安神之所移排于中央後仍即奉安神座三年後兩位附合未為
不可而以曠其所假安別處似為未穩但新舊陵各設丁字閣已有前
例不無所據不可以臆見容易處之收議大臣務合情禮何如三公議
啓曰假丁字閣兩處排設禮文所不載若大王之喪在後則假丁字
閣不得已兩處排設矣此則不然丁字閣移排于中央為當其為移排
之間乃設帳幕奉安神位移排後奉安于新閣新陵神位則作假丁字

閣于一邊而奉安亦當然兩處排設之事於古禮有無未可知也令禮
官更考古禮何如禮曹啓曰假丁字閣兩處排設事但在於昌陵時儀
軌而古則無矣傳曰知道○辛卯傳曰以殯殿退果餅送山陵供饋
軍人○壬辰諫院啓曰今方居哀之中送使命于外方事體未安故各
道點馬皆已命停矣災傷御史請并勿遣何如傳曰衰經之中遣使命予
亦未安所啓當矣但今年凶荒遣使踏驗不可不爲故如是耳遣御史
當否問于該司○憲府啓曰初喪遣使命似為未安各道災傷已曾踏
驗磨勘矣雖遣摘奸別無損益之事不須強遣令該司移文于各道審
覈以啓何如傳曰初喪使命不合之意予亦知之而但為民踏驗之
事不可廢也故欲遣之今以諫院之啓姑欲勿遣仍傳于政院曰移文
各道審覈之事問于該曹○忠清道鎮岑縣地震○癸巳戶曹啓曰災
傷重事大關經費遣朝官摘奸載在大典不可廢也但今以國恤臺諫
啓請勿遣如此權宜之事自上裁決為當固非該司所能擅便也若
依憲府之啓移文審覈則不得已有承傳為之也傳曰不遣御史則恐
百姓不得蒙實惠故欲遣之矣諫院啓請勿送故問于該司耳依憲府之
啓移文審覈○大司諫沈彥光啓曰生負李宗翼以臣歸咎無所不至

昨日到政院呈上疏政院不受其不受之意未可知也前年三月成均館及四學儒生庭試時臣與金克幅孫澍尹漑許寬等同為試官對策一道發題製述課次生負洪暹居首為直赴殿試李宗翼所製不得入格其後宗翼大唱於諸處曰洪暹之作不如吾之善作而洪暹則直赴吾則不得入格此非待他試官不能解見吾作也專由沈彥光妬賢嫉能知我之所作強以善作為拙降其科品使我不得直赴云臣與宗翼少無絲毫之嫌又萬無知其作而降等之理故以為不足數付之一笑而已詎聞昨日疏中之辭大槩據此事而歸咎以為妬賢疾能極口詆毀云臣以言官被人歸咎勢不可在職請適臣職傳曰其上疏政院不轉啓故疏內之辭予不知也宗翼以不得科舉如此為之則亦可知其心術矣豈可以此而動搖臺諫乎○諫院啓曰生負李宗翼作疏詆毀彥光進呈于政院政院以出納非時故不果入啓矣請令法司捉致並收疏文憑閱窮推依律定罪傳曰時未見宗翼之疏其疏內之辭則予未知也但動搖臺諫予其非之然今不可捧傳旨而推之姑因詔獄過二十七日後推之可也仍傳于政院曰李宗翼上疏政院不受宜矣然今時雜公事不可謂不出入而且推宗翼于禁府則其上疏不可不見

而推之也其令入內可也○知中樞府事申鑑卒史臣曰鑑性本平恕
且有吏幹以是早有重名年未四十得拜史判近古所未有以已卯餘
類不容於時論竟未大施年五十一○大行大妃貞顯王后誌文略曰
后性稟聰敏心存純謹貞熹昭惠兩王后撫待特甚教以婦道承順
無違 貞熹王后每稱歎曰以尹淑儀試之則選女宜在年少其教易
習故也會王妃尹氏罪廢歲庚子十月遂正位中宮窈窕之求不煩於
寤寐葛藟之化素守于媵侍率禮蹈和以而彌虔 成廟每稱曰婦人
鮮不如忌自得賢妃予心安焉 昭惠王后亦喜溢於色曰中闈得人
夙夜何憂 昭惠王后之喪燕山主議行短制 后據禮執以為不可
且曰我未敢從主愠甚以婦人三從語答之后嘆曰我其得罪於 昭
惠明矣燕山末年失道滋甚朝野岌岌莫保朝夕正德丙寅九月群臣
奉 后教翊扶 聖明入繼大統中興之業比古有光自後於國政一
無所與然深遠之猷不忘頃刻姑息之惠無假絲毫宮中有灼鼠之變
上命鞠問內人未得其狀 后以謗札付推官即辨決置罪朝廷縉紳
之士下至縫掖之徒無不嘖嘖稱快嗚呼詠育 聖子不闡中興之緒保
護神孫益羣萬世之基雖古后妃之賢未有盛德大功如此其卓爾者

也禮中會宰相議諡咸曰按諡法有曰大慮克就曰貞行見中外曰顯大
行大妃定大策於板蕩之日而大業再興辨大疑於宴安之時而大本
益固不其貞乎德著於中壺而無女謁之私化行於外庭而有肅雍之
習不其顯乎謹上諡曰貞顯王后又加上徽號曰昭懿欽淑用是年十
月二十九日乙酉葬于宣陵之左丑坐未向之原從遺命也嗚呼 后
之聖德無不周備至於誠孝出於天性上奉 慈殿極甘歡心允遇節
物先薦原廟終不少弛又撫恤諸子女如已出燕山主為世子時亦未
知其非生母也及病分遺財徧賜親戚而未嘗為子第求恩澤又欲嘗
鵠鷄有內親得之以獻 后戒毋公外人知蓋慮其供進之弊也○甲
午政院以李宗翼上疏入內其略曰去年春庭試 殿下以輔養儲副
發策多士臣知 殿下重國本之意上合三代之隆而非漢唐所可仿
佛也故臣不勝欣忭竭其愚拙稽首以對庶冀 殿下或賜覽焉當其
時臣但知獻其忠未知其文之拙也其時考官適以臣之策將置之一
二等注圓標以志之及其等第也以為第一參試官沈彥光獨抗執不
可孫澍強之不勝他官皆噤不得語矣夫科試受 命殿庭大臣主監
非下官所當攘臂予奪也迺開封緘見臣姓名佯驚發噴曰此吾友也

及持還試幅私放行墨使臣眩於得失及臣悟加窮詰則歸之尹漑夫
 尹漑之不悅孫澍之咄咄臣豈不聞也而傾謫如此夫彥光兄弟本以
 歲貺所產地卑人庸同升諸公不為不足而陰懷忌嫉欺罔 主上不
 有長官無所忌憚置之前代可比何人猶以煦煦凶暴取悅於世以
 此唱說而未聞公論使人有迫九州阨八荒超然遠世之志此去年上
 疏之所以始也臣不敢以賢能自處嘗聞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若此
 不已則此妬害賢能之所以兆也昔史鱗以不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
 故有身後之諫臣越在草野雖不為國家薦賢達能而其於媚嫉欺負
 之徒攻討其肺肝以杜履霜之大漸則庶可以小報 殿下父臨海東之
 一息耳○乙未政府率百官進香于殯殿○傳于政院曰 貞熹王后
 之喪成宗自初虞至卒哭皆欲親祭而適得暑證雖為未寧亦欲親祭
 而大臣等啓止故不為矣今則予亦平常別無疾病自初虞至卒哭皆
 當親祭然間一日往來規殿在昌慶宮故也祭之似乎煩也自初虞至卒哭之間
 乃半朔也留宿于昌德宮何如三公及禮曹判書議啓且下玄宮過卒
 哭後拜陵乎 貞熹王后發引時成宗祇迎于南門外云其時殯殿在
 東大門外殯于廣平大君第以薨于溫陽故於此殯之故於殯殿南門外祇送矣今則曰闕

內祇送乎於東大門外祇送乎並議于三公鄭光弼等及俞汝霖議曰
昌德宮留宿親祭事則彼亦闕內也而無往來之弊至為便易矣然此
乃日寒之時七虞祭皆不可親行也臨時斟酌為之何如拜陵事則下
玄宮題主後則以虞主為重其卒哭前不可棄虞祭而行幸也過卒哭
後待冰堅而斟酌為之似當發引時祇送事古一依禮文則發引時有
親行節次而近來 祖宗朝皆不為之事也 貞熹王后殯殿在東大

門外故 成宗祇送於殯殿矣廢主初年多有老成之人故九事皆商
確議之而 成宗發引時祇送之位設於進善門昌德宮外門也云廢主其

時雖不為祇送而其儀軌則如此為之今之祇送節次依此儀軌為之
何如發引事禮曹時方磨鍊欲為啓之傳曰喪制大事當依禮文而為
之今則無他故而予亦無恙九事皆欲依禮文為之也孝者百行之源
也所當詳察使不至於虧欠可也臨時而有故與否今不可知也初虞
卒哭凡八祭也彼亦闕內留宿祭之至為宜矣拜陵事依所啓待冰
堅之後為之可也 貞熹王后發引時 成宗祇送于東大門外云廢

主則年幼雖多老成宰相而不從其議不為祇送矣今則欲祇送于東
大門外何如三公及汝霖等啓曰依禮文為之則發引時亦可親幸而

祖宗朝亦皆不為矣今若一為之則千萬世之下皆將以此為法矣請自上斟酌為之 祖宗亦皆計之而不為之矣帝王若以清行之則何事不可為之乎 貞熹王后殯殿雖在東大門外此亦闕內之例故成宗亦以闕內祇送例為之矣傳曰禮文曰靈駕晨發時左通禮啓請出次則當為侍衛矣若侍衛則彼處留宿為難故 祖宗朝亦以權宜不為矣今欲下玄宮日早為行幸返魂時以吉服入來故雖不可一時陪來而下玄宮後禮後入來親行初虞之祭何如祇送事雖不可為於東大門外而於闕門外為之何如三公及汝霖等啓曰若依禮文陪歸山陵則當 一時陪出城門外矣不然則雖陪出城門而無行祭之事且此闕門外甚為狹窄亦不可祇送于門外矣下玄宮時行幸則不得已前一日當為舉動陵所行幸為難也况舊宣陵行禮不可不為而行禮節次亦為難矣決不可行幸也傳曰啓意知道祇送當於進善門外為之○丙申傳于政院曰今見赴京使臣服食節次啓目曰康靖王大妃云此必禮曹只據 貞熹王后時儀軌而如此為之矣但大字乃於生時亦諱而不稱不得稱大至於大君亦不稱大今也使臣以素服往于中朝則彼必問之若答以 康靖王大妃國喪云則其於事體甚為不

可且非小事也望祭之日大臣等必來于闕庭其問于三公○丁酉日
暈○戊戌雷電○己亥國葬都監啓曰我引時道路已曾者審入啓矣
反虞寺道路入自弘化門由明政門南出光政門而入文政殿則雖似
正路而階除路似不平且似入而還出至為未便若自宣仁門由
弘文館前門而入文政殿則有正門與夾門乃直路雖非正路常時亦
由此門行幸出入而前者章敬王后返虞時亦由此門啟稟傳曰自宣
仁門入來則果為直路其依啓○辛丑卯時上率百官行望奠哭臨
○三公啓曰大妃不稱大字上教先當初時亦不稱大今亦只稱
康靖王妃為當○慶尚道咸安固城等官有白色虫損禾○壬寅傳于
政院曰自今以後名日及詆日進上衣樹皆當以白色為之而四殿衣
樹其勿豫造以白色次入內事言于尚衣院○癸卯三都監揔護使沈
貞啓曰昨夕山陵都監郎官來言曰山陵點穴處已修治而泛鐵見之
則與前坐向似異不得已更看審後作壙上假家穿正穴臣昨日因暮
未及來啓今日請與禮曹堂上及觀象監提調及相地官并往更看何
如傳曰如啓○揔護使自山陵來啓曰今日更審山陵坐向則癸山艮
坐坤向與前坐向異焉當初草樹茂密故不能詳察及斬木補土方見

其異然無妨害也○丙午政院啓李宗翼推考事已過二十七日今日
捧傳旨何如且臺諫初啓之時請以此疏憑閱推鞫而且疏內之辭有
曰如賢嫉能又曰上鑑已盡修矣又曰異哉殿下用人之政也又
締交儉人構陷非罪等語必有其情以此四語為先故舉推之何如傳
曰此四語雖為先故舉推之而可推之事亦豈止此其以上疏憑閱推
之事其招義禁府郎官言之○臺諫啓曰全羅道右道水使李夢麟欺
罔朝廷覬求爵賞事狀判然故當初論執請罷而及今觀其啓本則死
傷甚多豈只十四人而已前者只以五名自投溺死為啓其誣罔極矣
邊將欺罔邀賞之習近來尤甚所當痛治夢麟罪狀重大不可行移推
之請速拿來窮鞫定罪且同道監司蘇世讓典方面之任必有所聞而
今年三月行移事至七月始為回啓非徒緩慢亦庇護夢麟難於摘發
而為矇矓之言殊無委寄之意請速罷且舊宣陵入番宗親以八負差
定其數甚多故宗親等奔走于請至有鄙陋之語雖於貞熹王后之
時以八負差定而亦有以四負差定之例請以明善以上有操行者擇
四負差定李宗翼事前者未見其疏故只以搖動言官請推之矣今觀
其疏則非徒陰懷私憤構捏虛事誣陷臺諫而至有締交儉人構陷非

罪之語眩亂是非以搖國論所當痛治奸細之徒少有嫌恨輒造虛語
謀害臺諫漸不可長請推鞠定罪傳曰李夢麟事當初臺諫以罷職啓
之然邊將重任之人遽即罷之似為不當推之則自然可知其事故以
此議于大臣大臣亦以為然故如彼推之矣其後觀啓本及推考之事
則有異於前啓本矣今邊將或有殺傷邊氓而匿不以聞者多矣出此
議論已久其依啓本致推考蘇世讓乃典方面重任之人今即罷之似
為不當然其推考事至七月而後始回啓果以緩慢依啓罷之且入番
宗親事當初禮曹取稟曰 貞熹王后時則以八負差送而昌陵時則
但有四負云今喪事一依 貞熹王后時例故今亦差八負矣然四人
差送事亦有前例依所啓明善以上四人差定可也李宗翼事近日不
為傳教矣今過二十七日依啓作傳旨推之史臣曰全羅道右水使李
夢麟敗于倭寇夢麟雖小有射技性偏輕無幹事材及來于此日以畋
獵為事一日率諸軍往獵于海島而不持兵革貪獵忘歸假宿於島詰
朝將往他島以獵舟行數里不知倭船之來倭人亦不知水使之行因
風疾馳猝然相遇於水急處不能制船船頭相撞或先或後或左或右
兩軍驚擾罔知攸措忽有一倭人拔劍登船亂刺我軍夢麟勢甚窮迫

恤喪葬之物一切買諸市中云故因此令平市署書報所買之物則果如所聞許多雜物無非買辦各司官庫所儲之物蕩然一空憑此可知原究弊端歛民有限用度無節之所致非但今當大事為然前此稍舉一事輒買於市其所准償不滿其直亦不以時還受名為貿易實同攘歛民怨斯極國非其國自上亦皆知弊之至於此極耶今將平市署單字以進請自今深念弊端平時用度務省濫冗以敷國儲令該司亟償其直以解民怨且文城副正妻氏以其奴福云稱名者托稱內需司奴子而背其本主事呈狀于本府據此推捉逃避不現其妹及女婿等推問之則以內需司奴子隱入於新本宮云故以此意入啓令本宮典守高守文捕得福云而至今不納高守文條目云福云婢子注叱德捉來于本司推問去處則隱在於監役尹元老家云故元老家奴子囚禁矣且尹氏狀內以為福云乃文城副正母崔氏之奴而其妻頓非及其所生正伊良伊等即文城副正別得奴婢也崔氏夫妻既給文城副正則崔氏進上必無其理此必福云謀背其主中間用術并與其妻子托屬明矣大抵福云之罪惡彰著潛匿圖免若不捉出而痛懲則謀背其主者皆將效此而主反未能制之弊將難救矣凡戚里之屬爭獻臧獲

固非盛世美事况如此負罪奸奴憑托謀免尤不可容受請亟還本主使治其罪且使宮掖整肅無累 聖德諫院啓曰凡欲成大事當不顧

小弊然臣等聞近日山陵石物輸轉之時軍卒多致死亡至為哀慘監役官李長吉親自鞭朴督役太刻飢困之民迫於搖楚轉入車石之下以至死傷者甚多長吉本銜能干譽者但知務勝於人不惜民命不可以如此者使之役民請速除下且聞李宗翼潛簡于友人曰妖鬼滿闕欲戮神機箭語甚凶惡此必有情由請并窮推傳曰前者工曹為公事以為國葬所需雜物不可一一啓達而直報于戶曹貿易用之何如云比言甚為未便凡事必須啓達而後可以為之故其公事已令改之臺諫啓之曰平時凡物若節用則不至於此云此言甚當今見平巾著單字則皆非國用緊急之物而亦非時時入內者也官庫雜物何以掃蕩而至於貿易耶法司當推其各司之無之意然後可知其實也其中如席子常時所用或有時入內矣其餘之物皆非常時所用豈自上濫用而致此耶該司置於何地而告匱耶償直解怨之事依改為之可也且幅云之事乃舊事也予未知根脚也今夏因憲府以文城副正妻尹氏呈狀之事啓之然後予詳知其根脚而今言其首末也南川君夫人崔

氏以中宮族親去甲申年二月以他奴婢中宮殿進上時福云之類亦
在其中故已錄案矣至戊子十一月予意以爲本主雖進上子孫必爭
則不可因而有之故還給本主而又文周其錄案也至己丑年正月崔
氏云已進上奴婢吾何敢更使乎乃還進上于中宮殿然文記似不緊
故即不付案而棄之久矣及崔氏身死後終無所置處故其進上文記
是年十二月下內需司依例錄案矣其間丑氏呈刑曹致罪福云之事
則必在還進上文記未下之前故予未知福云受罪之事也但見所啓
之辭文城副正別得奴婢崔氏進上必無其理云其進上奴婢非特福
云之妻子他奴婢亦在其中此崔氏著圖書文記也非福云以口舌投
屬之事也此奴婢非中宮所求之事崔氏雖以已分奴婢進上其進上
文記分明在內矣若以公然還給其主則可矣其母進上奴婢至於子
息爭訟則是毀父母之意也於事體何如且李長吉事監役官不關於
進退人物除下可也李宗翼事依啓推之○丁未三公啓曰無獄囚則
美矣有之則不得已刑訊矣訟獄與用刑衙門何有間哉近日獄囚頗
多不得已可推於詔獄之人則已矣不然則該司自當為之當此時欽
恤之意倍於常時為當二十七日後用刑乃 祖宗朝事也依此為之

似當傳曰知道仍傳于政院曰今見議意則罪囚頗多云此必以為詔獄之囚不緊者亦多也然禹範吳汝并李宗翼等事不可不推其招禁府郎官言之○臺諫全數啟曰昨日城上所啟辭之時傳教云所啟晚矣故不得已留門矣臣等甚為未安也昨日城上所非自家入來來會于司中後相議入來而入來之時亦不晚也但其間書入所啟之辭故自然遲滯而至於留門臣等敢待罪傳曰昨日所啟日暮而予亦欲於外上食後入之故其間甚以將至留門事言于城上所耳卿等其勿徒罪且設使待罪不須全數入來也其意予未知也如此待罪之事雖無定規前者城上所若因暮入來而留門出去則有時待罪矣昨日則予先計其留門而言之不必如是待罪也今後則其知而為之○傳于政院曰守侍陵官賜給事以其陵為重也米太石依前例可給矣但如書吏等賜給何至於八石耶只給四石可也此似瑣屑而亦省費之一端故言之○憲府全數仍啟曰昨日以各司官庫掃蕩實由平時不節用所致啟之而自上教之曰非自上濫用以致之無也法司當推其各司所無之由大抵贏欠該司自當知之知其已乏故今當大事一切貿易出於不得已也非但喪事所需之物為然凡各司儲畜之物不時內

入頗多或至引納民瘼日甚所不忍言臣等嘗念此弊欲上節用愛
民故啓之而徒歸過典守之人自上不自省念不勝失望且福云負
大罪惡為僧為俗屢變姓名且解文字兇猾無比謀背本主百計經營
以遂其欲非以尹氏呈訴辨訟凡戚里之屬因緣攀附冒致臧獲諸物
別希恩澤非盛世美事恐累盛德故啓之而殿下以文券多為之
辭若與一寡婦爭訟然尤不勝失望雖以文券辨其虛實南川君夫妻
既以別給其子文城副正其夫既死之後其妻更以與子之物奉獻實
乖於理觀刑曹作文及尹氏所納嘉靖一二年進上還退單字則是皆
福云逞術而內殿尤為其所欺自上知有如此之奸術乎願須明燭
使聖治清明臣等適以待罪事入來故並啓之傳曰昨日若只以節用
愛民之事云則予何言其他事乎以平市署單字啓之故觀此物非常
時國家緊用之物該司何至於之無而貿易於市致令有弊乎卿等之
意必疑其自上濫用而致之故予釋其大槩也予所謂卿等所言當然
此非省念之意乎且福云事昨聞所啓之言以為崔氏進上必無其理
云無奈卿等疑其無進上之事而托屬故崔氏進上于中宮殿首尾之
事予詳悉言之此非似爭訟之事但以毋之生時所為之事後日改之

於理何如○戊申奉文院啓曰今見禮曹公事則以為唐女請於正朝
 使行次付送云但無可送之便請留此解送咨文俟後日有事於遼東
 憑此入送何如傳曰唐人當速刷還若以留不還則其於敬上之意何
 此必奉文院未及修文書故欲送於後行矣然懷本土之心人皆有之
 而此非男人乃女人也久置於此尤為未安也若待後行則勢至於來
 年五月矣其依禮曹公事今行入送可也○己酉舍人以三公意啓曰
 赴京使臣前則以事大為重故雖以借銜書填而本職必授准職矣今
 正朝使具世翰及管押使金麟皆授軍職護軍雖西班請授實職而送之且
 自今以後以為式例何如傳曰依啓○諫院上劄曰大學戒悖入誠以
 義理不明則私欲必勝終至於上下交征而國非其國矣福云者一背
 主奸奴耳見其主弱陰逞狡計托身宮闈罪固難容法司糾舉奸狀論
 列再三而 殿下諉諸文券牢拒不還夫一國黎庶無非 殿下之所
 有而其欲私一二臧獲為自家之物耶自古昏亂之時威畹之屬因緣
 私獻曲希恩寵非謀利穴無所不至頃在廢朝孽倖煽處頑鄙攀附
 陽賂陰饋填咽如市濫觴之禍攘奪莫忌赤手之民含怨無告此 殿下
 之所親鑑也設使崔氏文券明白背亡夫之意曲媚冒獻容而受之已

為 聖德大累况福云舞詠逞奸專為一身之地而 殿下尚不覺悟
乎今 殿下以毀其母之意為妨於事體未知以國君之尊下與一婦
人爭利豈當事體耶夫憑文券是非而爭曲直於一時者乃齊民相
訟者事耳豈意堂堂 聖朝忍為此耶以一奸奴疵 聖德於無窮臣
等竊痛焉伏願 殿下明義理之分燭奸細之狀勿諉文券亟付有司
以治背主之罪以臻清明之理傳曰此奴婢事自上豈能細知耶當初
崔氏進上于中宮殿其後尹氏因福云逃亡呈訴于法司故臺諫啓之
而予始知之崔氏以中宮族親去甲申年進上而至戊子年還給予本
主矣至己丑年崔氏還進上然此奴婢中間還給予本主今者因而有
之果似未便即給本主可也背主之事法司自當治罪○庚戌特以吏
曹參判尹希仁為黃海道觀察使以都承旨金安鼎陞拜吏曹參判弘
文官論啓安鼎之特命不可在初喪不允○禮曹啓曰來二十七日乃
開金井日也搃護使禮曹堂上及風水學象監提調當往審矣但風水
學提調成世昌則方書誌文而柳溥亦提調也今為守陵官只有領事鄭光
弼何以為之且承旨隨去事雖無儀軌至章敬王后時有之此乃一時
之事敢稟傳曰風水學提調鄭光弼及都承旨等往審可也○江原道

三陟府下雪江陵府大風百穀過半墜落蔚珍平海等地自是日至二十五日辰時西風暴作屋瓦皆飛○辛亥禁府啓曰禹範事干婢二人奴一人自法司推之時至於二次刑訊本府亦累次刑訊而不服此必以奴主間事而忍杖如是也然禹範妻既有傷處則當推禹範而刑訊事非自下所敢擅便敢稟傳曰禹範事情狀如此則禁府自當為之○兵曹啓曰李夢麟公事自全羅道已推而事干之人亦推啓聞矣但義禁府今將推之故本曹不為回啓也且營吏朴貞文趙仁憲李忠武鎮撫任有根等招辭乃曰騎船致敗後告于水使分軍改造云請於詔獄推考時此事并推何如全羅右道水使李夢麟推考公事云前者捕後時所率軍人多數弱死而至使後人掠去船隻不直及鎮撫任有根等告課於水使欲謀掩敗船之狀以致敗船騎持者廉德生孫雄魯或根等六人移載於他船以他船騎持者姜仲平等六人移載於敗船反以致敗人廉德生等六人得察軍功以此見之被殺弱死入不止於此而無功之人參錄軍功者亦必多矣此人等刑推得情分功議啓聞云

傳曰禁府推考時并推可也○以李堯為全羅道觀察使黃憲為弘文館副應教趙仁奎為校理李名珪為副修撰○江原道三陟府西風大起屋瓦皆飛○壬子諫院啓曰今赴京使臣以素服入于中朝而天子賜酒則不至醉賜花則不敢挿彼人問之則當答曰以遭先王妃之喪也國王行喪三軍九事

可以通四殿入番也祭三殿時著吉服故耳傳曰禮曹所啓正合於予意前者

貞熹王后魂殿時入番宗親雖別為差定此亦一時事耳以隨班宗親

加數磨鍊使之輪回入番于四殿可也○風水學都提調鄭光弼摠護

使沈貞及禮曹判書俞前汝霖都承旨黃士祐等自山陵來啓曰今日為

始開金井至於半鑿土厚而精潔且無水濕之氣甚為燥剛無可疑也

傳曰知道仍賜酒○甲寅憲府啓曰知事曹閔孫前為平安道兵使時

軍機節度多有誤錯山羊會榛坡之事有明啓本至為非矣罷職未久

今為准品叙用無懲戒之意請改正全羅右道水使宋益粹前有物論

不合邊將請適事及前福城君嶠已廢為庶人其亡妻禮葬以郡夫人

品例為之甚為未便請速收成命諫院啓曰前福城君嶠得罪宗

社廢為庶人其亡妻以三等禮葬葬之大違法例該司以此磨鍊至為

誤矣請亟收成命傳曰知事曹閔孫其時過誤受罪為軍職已久知

事之職有何所關不可改也宋益粹之事有物論則予不知也豈不可

為水使乎福城夫人禮葬事該司為公事啓之故例以依先矣其勿禮

葬可也○傳于禁府曰李宗翼作新語曰朴氏廢在京時匹段五匹各
送于南袞李沈沈上金克幅家南袞獨不受而其餘皆受其時南袞已

死以此見之皆是虛語但宗翼辭連宰相或有得罪者金克幅或在三

公之位者沈不可推也若高陽郡守任繼重拿致推之則自然可知故

依先矣內禁衛下期壽亦誣引推之可也宗翼上疏無他意也既不

於朝廷而亦不得志於朋友之間故多般誣飾如此我說此意言于禁

府禁府見後李宗翼招辭云今年四月間以高陽居金正國相見事下

軒明燈相語仍語我曰近來京師得聞乎朴氏在京時匹段五匹各送

于南衮李沆沈汝貞金克幅南衮獨不受其餘皆受之故朝廷欲除去

此二人等汝知之乎我答曰汝皆草茅之人更勿說如此等言意謂

傾軋大臣敵國生心此國家不祥之徵金克幅方被駁前日吾所

城府往來時又入高陽尋見太守又曰金克幅方被駁前日吾所

言果然矣我不若上京未幾又駁李沆意謂宰相有如天之恩安能以

匹段五匹結恩懷私之理乎云云內禁衛下期壽則宗翼拿

來路中相逢乃曰以何事就獄乎如不緊尋汝當獨受云云吾汝井事

同官在處公然用之云事干并推可也○大雷電以雨○京畿揚州利

川連川等地大雨雹○江原道杆城益善等郡西風大起雷電兩雹○
乙卯傳于政院曰昨日雷動至為駭愕自八月雷始收聲而至此月有
是變天之譴告大矣此當上下恐懼修省之時也政院其知之○領議
政鄭光弼右議政李符啟曰今年災變疊出自夏及秋旱氣太甚昨日
雷動出於非時臣等在職未安且見李宗翼上疏初以為妄言者也今
見招辭辭連者甚多至有延及宰相之語左議政沈來此始得聞之既

退去傳曰今年災變近古所無恠異疊見於四方去夏連旱災變之事不可勝言况今雷電與夏月無異天之示警至矣上下當加恐懼而修省矣卿等勿避前者山陵看審事卿等以為不可故不為耳在昔帝王豈無親審者乎今者已卜正兆又開金井今雖往審有何更改乎但欲看審者以遂其初計也不得已先拜舊宣陵然後來審山陵何如且李宗翼事初見招辭指沈彥光曰妖鬼至叢神機箭之語予意以為此必謀陷臺諫者也昨見更招之辭云朴氏在京時匹段五匹各送于南袞李沈沈貞金克幅等家此非朴氏所可為之事也若受罪時所為云則乃丁亥年事也其時南袞已死此非虛語乎高陽郡守任繼重拿致問之則可知其是非矣左議政聞之必不自安而歸也然何可疑哉宗翼前者累為上疏而不之罪者以其求言之初也今之疏語至為不順所招皆為狂悖辭連者甚多痛治為當鄭光弼李荇等啓曰山陵親審事臣等曾知上意耳但當此時殞殿在內決不可出外行幸而叢引前拜掃在禮文尤為未便况於山陵役事方興輸運載路而又有天變居憂之時宜當靜處使襄事及時而已傳曰知道○諫院啓曰李宗翼書簡內妖鬼橫行闕內事托言妖鬼指沈彥光云彥光非闕內官負而如

此言之宗翼別有所指而隱不直招義禁府謂已輸情更不窮詰至為

未便請令窮推且據宗翼招辭以張屹為陰囑而推之允彈駁人物公

議所共裁豈以張屹之陰囑而駁柳尚齡乎今以陰囑推張屹則是以

彦光聽張屹之言而駁尚齡也推問言根反搖臺諫其傷於事體極矣

後弊無窮請勿問張屹宗翼上疏云緝文檢人構陷非罪禁府以此推

于滿浦僉使之望陰囑沈彦光使之彈駁其意乃駁後張屹欲自為使使也云云傳曰所啓之言甚當予意亦

以謂沈彦光非闕內官負也何以如此云必別有所指而言之也更令

窮推可也張屹依啟勿推○憲府啓曹閔孫宋益粹事皆不允○江原

道旌善寧越扞城等地下雪○丙辰憲府啓前事不允

十月丁巳朔早朝行朔奠百官哭臨如儀○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

李符左叅贊趙元紀右叅贊金璫啓曰臣聞李宗翼本在人觀其前日

所犯妻事及上疏直事則可知其為狂悖也今之上疏亦為狂妄而

獄辭蔓延此人之狂悖朝廷所共知若以刑訊而致死則當時與後世

必有議之者前者李挺豪亦以狂悖起邊方之釁更國家擾亂然其時

不治挺豪之罪者以其狂悖也宗翼之狂妄無異於挺豪者也初出入

侍從臺諫後為咸鏡道評事以心疾發狂一日挺豪乃謂節度使黃衙為不軌駭來啓之竟以不實不罪黃衙挺豪亦以狂免須自

上斟酌為之且刑訊禹範者以其打殺正妻也然既無實因而事干亦不服徒以風聞而推之竟論大罪至為未便薄待正妻其罪自有不可
以未成獄而定罪也臣等非徒為禹範而啓之也如此可疑之事須自
上益自慎恤傳曰李宗翼前後所為之事非不知其在悖而所言亦
及於大臣其事甚為不實予意以為若問於任繼重則可知其虛實矣
及聞大臣之啓果為窮推則獄辭必至於蔓迤故今以已服之辭欲處
決也禹範事之不實予亦知之今聞大臣之啓當斟酌處決○臺諫啓
今聞大臣以李宗翼為狂悖不可窮推治罪而自上亦以已服辭緣定
罪宗翼非狂妄也其造言設計甚為凶狡以私憤謀害言官又叢無根
之言以及大臣使不得自安其為罪狀不可以狂悖論之雖以已服之
辭緣罪之不可擬以經律請痛斲以快群疑且禁府以柳尚齡事請推
問張屹是臺諫所論欲推其言根也其弊甚大臺諫論執非以一二入
陰囑而為之若必究問言根則諍臣皆將杜口矣禁府泛以他事干例
請問張屹以開無窮弊端至為非矣請推禁府堂上傳曰李宗翼事大
臣以為若窮推則狂言悖語數多叢說以及士大夫將有大弊云故予
以謂已服辭緣照律也今見臺諫所啓果為痛憎當照以重律以快群

疑也禁府堂上依啓推之宗翼所謂妖鬼滿闕事祗指沈彥光而後指
沈彥慶何耶前後所供如此雖以已服之辭定罪謀陷臺諫搖動朝廷
之罪亦不小矣此意言于禁府依臺諫所啓之辭擬律定罪也○憲府
啓曹閏孫宋益粹柳茂濱事皆不允○禁府以推問琉球國人之書啓

其書契曰漂流七人其各一曰豐加那二曰阿加豆三曰丁無那四曰
他丁者那五曰危那六曰賓五里七曰騰其倭漢學運事皆不詳其語
使濟州押來入問之則其人答曰以琉球國人居于丁無那今年七月間
以刈稻事出於于尼南院島遭風漂流第九日到泊于無雁之境有一
官負見之哀憐饋其酒食因此上來又問丁巳年間爾國入漂流到我
國者誰也生存與否汝知之乎答曰他羅丁島居牛母也稱各人生存
又問曰爾國朝貢于中原耶答曰我國使臣將蘇木胡椒等物載船入
貢事聞其奇不得目覩又問曰爾國王衣服及下人男女服色何以爲
之答曰國王及下人男女等以木綿裹頭又問曰父母之喪飲酒食
肉乎答曰不食肉也又曰汝等所費新稻穗一年幾度種獲水田何月
耕種而何月收穫耶答曰十月付種十月收穫日無他可問之事請移于延接都

監使禮曹推之何如傳曰倭漢學通事及濟州押來人皆未能善解其
語前者琉球國使臣梁廣出來時有倭人解其語者適來使之問答已
有其例今來倭人亦有知琉球國語者耶九常之言非當避忌可使倭
人問之仍傳于政院曰琉球國漂流人移于延接都監可也但日氣漸
寒待異國之人不可不厚衣服笠子其速備給事言于禮曹○戊午傳
于政院曰李宗翼朝廷欲為痛治依照律按一百流定罪而配于極邊

殘邑之意言于禁府○左議政沈貞啓曰李宗翼事前日臣詣闕時始知之甚為驚駭即欲就獄明辨而推之則自然可知故臣退去昨日聞宗翼定罪臣恐未得發明至為未安宗翼以臣受段子五匹於朴氏臣非戚畹姻婭之親萬無請托之理若以臣為貪心無狀受如此之物云爾則丁亥年春特拜臣議政臣聞灼鼠之事事關國本臣以天恩為重忘身啓達臣若受朴氏之賂則何敢忘身而啓達乎此後朴氏必無賂物之理矣臣之情狀雖已如此既登於口舌臣甚未安人臣猶不可私獻於宮中况受後宮之賂乎傳曰李宗翼當初以謀陷臺諫推問其後發無根之言如此段子納賂之說聞之於高陽郡守任繼重云故予意以為推繼重則可知其虛實矣及見繼重上疏及供招之辭則宗翼因蓄私憤欲陷繼重而援引為證宗翼之設心為如何也但大臣前日啓曰宗翼本狂悖若今窮推則獄辭必至於蔓延故以已服之辭定罪矣卿有何疑於心耶勿辭貞三辭而退○禮曹啓曰解琉球言語倭人問之於倭館只有日本國倭司猛左馬助家久故使倭學通事問曰汝知琉球國人乎荅曰我國以貿易相通往來如見其人則可解其人之語云且考前例則琉球國使臣梁廣梁春等出來時上使能通漢語故使我

國漢通事待之副使能解倭語故使我國倭通事待之厥後琉球國漂流人出來其時日本國倭三郎四郎稱號者適來故欲付送而三郎四郎不肯受去故我國通書于對馬島付倭人貞勝使之轉送本國也傳曰琉球國漂流人已移于延接都監不可拿致推之禮曹堂上親往問之○憲府啓前事又啓曰禹範所犯觀事干所招非但踈薄正妻昵愛其妾其家財盡數移置無一升之儲使其妻飢餓困苦以至於死與打傷致死無異以其實因則罪涉疑似不可以打殺擬律豈只以踈薄之罪罪之傷敗夫婦之倫使風俗薄惡莫此為甚請以當律改照痛治鏡城判官前者非徒以有武才文臣差送必以有幹局諳練之人不計職秩擇差者以鏡城乃兵使本營許多軍官營求無所不為使官家日至彫弊今之請遣文臣亦為此弊也判官李萬鈞既無踐歷又無幹局有違於前日之所啓可擬人若不足則以秩高之人擬差亦有前例今觀望草所擬之人亦多不稱請適李萬鈞更令擇差諫院啓曰法司以宋盜粹為不合邊將累日啓之至今留難前以居官不謹物論騰播已久宜速審差禹範李萬鈞事從之餘不允○己未禮曹啓曰琉球國漂流人使倭人問之亦不解其語但曰此琉球國人也而居于野島

琉球國甚遠異於

本國之人大抵漂流人他無可問之事入送之事今當措置若通諭于對馬島使倭人率去則其間恐有欺罔之事臣等之意此漂流人入送于中原轉送于本國則可以萬全生還矣傳曰琉球國漂流人言語倭人且不能善解則果無可問之事彼豈無思戀本土之心况當日寒之時莫如速還但禮曹意則送由中原可得萬全矣若送由中原則不得已付送于今正朝使之行矣然異國之人既不能解其言而率去似難且入送于中國而不逢琉球國使臣則勢不可棄置而且必還率來矣其招議政府及禮曹堂上全數議之三公及左參贊趙元紀右參贊金璫議啓曰琉球國漂流人入送于中國之議自前有之而不得成也誠宗其時來此倭人以徵利為重故不肯受去厥後通書于對馬島主付送于本國矣今來漂流人入送于中原似為未安允無前例之事不可開端今亦授倭人以送而若不從則更議處之何如禮曹判書俞汝霖參議韓承貞啓曰臣等見前者琉球國漂流人入送回荅書契則乃貞勝回荅書契與琉球書契大有異焉臣恐貞勝書契乃中間所為也且倭人率去時求請之物甚多若給求請之物而反為倭人之所欺則前日接待漂流人之功全無矣且我國漂流人前有濟州人漂于琉球國者亦入

自中國而還請依此例入送于中國何如傳曰今來漂流人於予好生之心豈不欲萬全而送之但入送于中原得見琉球國使臣則可以送之若不見其本國之人則不可棄置而來勢將還率來矣以此計之亦難乎政府之言甚當今該司磨鍊使倭人率去○臺諫啟前事 命適柳茂瀆餘不允○庚申臺諫啟前事諫院啟曰舊宣陵入番宗親惹谷守慎所行邪慝不合祭享所請適憲府又啟尹元老隱接福云事據高守文及注叱德所招而推考則抗拒不承故請收職牒進來而以文城副正妻尹氏呈單子 命棄尹氏於元老乃三十親也尹氏必聽從其所屬以為福云不隱於元老家反呈單子府欲治其尹氏任意呈狀之罪以迷劣寡婦所為只退其狀皆是元老與尹氏相應為之元老乃尹之任之子也尹氏畏恟其勢不得自己而呈單子 上以此為據命棄勿推恐非大公至正之道也請畢推定罪禹範君迫其妻以至飢死罪不可贖自 上既洞察其情而 命贖請依律決罰刑曹佐郎李之贊人物暗劣口居其職不合聽訟以有物論請速迺大抵六曹重地而郎官專不擇差銓曹亦非之贊不擇之尤甚者敢啟皆不允○辛酉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符兵曹判書金克誠左參贊趙元

紀右叅贊金璫戶曹判書申公濟吏曹判書洪彥弼禮曹判書俞汝霖
刑曹判書朴壕等以 大行大妃遺教入啓曰此遺教無他意也 殿
下行喪之事恐為過傷之意臣等雖未知宮禁之事豈不聞 殿下過
為之事一國臣民莫不驚動而皆未安心伏願 殿下須遵遺教之意
毋為大過 留念大計下備忘記答曰伏觀 大行大妃遺教之意不
勝哀痛之至此教雖以大計勿欲過為行素然人子之行孝莫大焉喪
莫重焉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予若無恙三年之素猶可為之况未茲
引卒哭之前敢有止素之理乎光弼等再啓曰自 上傳教之意至矣
此萬世通行之事也臣等不勝哀愴之至然人君以大計為重也司饗
院進素膳太以臣等尤為驚慮而啓之傳曰遺教之意雖以予常時不
能行素故如此矣自遭大事以後雖行素亦無恙也以 祖宗朝事見
之今何議止素乎雖素食何物不可食乎卿等勿言○禮曹啓曰琉球
國漂流人入送事本曹時方磨鍊若使倭人率去則不得已令日本國
倭司猛佐馬助家久受去矣當初漂流人推問於大平館時佐馬助家
以先言曰此漂流人若還本土吾當受去其時不知朝廷處置故不答
其後更問于東平館則倭人曰吾非如他國人受本國爵祿與此國人

無異焉盡力護送但島主處不可不書契通諭而薩摩州乃吾本土當
為書契而過行云且問曰我國人今赴中原與琉球國使臣相會則汝之
率去虛實可知矣倭人曰漂流人若候風而去經一年入本國矣傳曰
漂流人倭人若欲率去則對馬島主及琉球等處并成書契而送之薩
摩州則倭人曰本土云不須書契也○臺諫放前事不允○臺諫上疏略
曰 殿下臨御今逾二紀圖治不為不久應天不為不誠計其時則休
瑞可臻而揆其效則災異并興日者雷電風雹之變又何影乎夫陽精
叢而為雷電陰氣縱而為風雹九月雷電已非其時而雷出電見則風
雹又不當復作大雷電大風雨同時並發是陰陽失節而相傾軋也天有
顯戒人則惛然喪亡之來迫於朝夕今歲正月天雨虫而 殿下不悟
雨血而不悟大旱地震而又不悟至於降此大割方罹痲棘天之不吊甚
矣復降非常之變以警 殿下今而不悟則無時可悟而天威斯赫傷
敗自至臣等之為 殿下憂懼者一也國家之隆替由於君德之誠偽
終始一德德之誠也二三其德德之偽也為人君者孰不欲誠其德以
至於克一之地而所以貳其德者非一内存者為實外施者為主多偏
私之累少光明之德事有顯過無反躬自責之誠徒察文為無純粹篤

實之意昔漢武帝外施仁義及黯折之以多欲誠有見乎此也今朝廷
上下不能一心官府內外不能一體是以大臣建言而 殿下或不信
臺諫彈爭而大臣或疑貳無同寅之意有相疑之弊 殿下既不能誠
此德以示臣隣使臣隣各誠其德以濟其美如虞朝之協恭周臣之同
心反使此德無往而不蔽蔽於宮闈則不知宮闈之外有朝廷蔽於儉
邪則不知儉耶之外有正直若此德終不誠則志不定而心不一朝作
而暮輟昨是而今非將有異日之憂臣等之為 殿下憂懼者二也嚴
家政所以清出治之本一宮之內翕然皆正無一人敢恃恩寵以亂內
外之分此君政之清明也一有嬖昵之私或奪其志浸潤之舌或亂於
耳則奸窺邪伺規為利穴以賄賂為攀緣之資以便嬖為進用之媒昔
宋王拱辰獻紅氈器於張貴妃仁宗責貴妃通臣僚饋遺即以柱斧
碎之所以杜私謁也內殿為一國之母一二臧獲得之不為益失之不
為損而私受戚畹之獻以累中壺之化嗚呼一宮之人取則有在而上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頃在廢朝藉恩席寵攘奪人臧獲者率皆嬖倖
之賤流豈意今者反自正壺倡而先之乎竊恐下之厯勝競相視倣事
將有甚於廢朝也臣等伏觀 大行大妃以貞淑之資閱三朝之治深

知於政害治之源必資於宮闈故內外戚屬無一人置諸顯秩又常加戒
飭使之永保故無一人縱恣越法以累清明之治徽音大播中外咸服
况大漸之時叢命孔昭所宜勉率益自深省正家道而無私蔽孝之至
也然而人情愈以愈息安知日月既積志氣又倦宮壺之政未免乎終
始之有異臣等之為 殿下憂懼者三也重官爵所以審賢愚之別也
惟其賢能不求親疏此君心之至公也昔漢文帝欲相竇廣國以后弟
故以念不可所以示無私也况知人之難聖哲所病銓曹之任各有所
司隨器求人務稱其職竊觀近者舉措尤乖高秩崇階每出 聖旨物
望或異公論喧騰若置而不論則所任非人而天工曠廢隨除彈駁則
徒為 殿下之累而勢不能盡舉夫知臣莫如君既燭其賢愚則或進
或退時有特命未必為過如或涉於私戾於公不稱其職則取舍顛倒
人無所勸沮况在諒闇之初彌慕方劇念不暇及他而委曲為特有恩
命恐非其時此厥不已將必查滓聖德氛侵至治有害無窮臣等之為
殿下憂懼者四也財者國之用也節之於平時將以用之於緩急也數
年以來帑藏所儲蕩然一空式至今日大行新陟百 事蒼黃庫無尺帛
殯葬之資無不取辦於市如織屨賣油僅度朝夕之人亦在苛歛之中

有司囂頑督辦慘刻至有折手指剥肌膚之刑怨詈朋興嗷嗷盈市言之可謂惻然 祖宗朝貢賦有定數供億有常費古有餘而今不足者豈無厥由 殿下用之無藝內入張多斜用滋甚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盈漏庀况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用乎一遇大事莫能措手橫奪市物固無足恠 殿下不自省悟以戒前日之傷用而反欲歸罪於典守者臣等尤不能解惑王制曰無三年之畜國非其國今者大倉之粟不敷三年之資加之以連歲大凶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年之用公私匱竭引年徵納勢所必至哀我黎庶破產傾財將填溝壑寔曷有窮况今年荒饑環四方皆然而畿甸尤極飢困於大荒又困於山陵之役邦本日瘁恤典不舉臣等之為 殿下憂懼者五也士者國之紀也所以維持國脉扶植風化者也近者人心不一物情無定是非混淆善惡相勝議有所大定事無所可疑而儉夫婁人各執曲見陰燭妖言動搖國是人之相聞軟熟者俛首和之凶悍者攘臂倡之使持公論懷自危之心無盡言之計噫所謂公論乃國家事也非一人自家事而群咻衆啞毀誣隨之人誰有抗節獨立者乎大抵朝廷之上協心共事不相疑忌乃底于治若挾私意而窺人心以致物我之相猜以逞己心之偏說則穆

穆棣棟之風將不可復見臣等之爲 殿下憂懼者六也答曰近者災
變非嘗皆予否德之所致也豈不夙夜省懼乎况在諒闇之中靜然思
愆尤加警省焉○壬戌嘉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花山君鐵城君將自
已言語間事挾其憤心當此國恤之初請就獄表明至為無知大抵觀
其所為皆是于求欲察于舊宣陵入番宗親競相奔波終未遂其欲反以
齎怒冒濫啓達駭人聽聞甚為悖戾請皆罷職後推考黃海道都事朴
光佑以有所失越署經已過五十日法當改批但黃海道以失農救荒
最緊監司亦特除促送允救荒等事都事宜當出入閭巷措置請擇差
督送李夢麟欺罔狀情大著少 無可疑雖不推服而前此慰宴賞加朝廷
為奸計所誣尤甚若泛然定罪而不改正濫加則尤為不可所授濫加
請先改正諫院啓曰花山君鐵城君以自中忿恨之事敢欲發明唐突
啓達雖在平時尚不可為况上下哀感之中事非關國而懷憤妄啓非
徒無識至為頑悖請推李夢麟事當初朝廷陷於術中至有宣慰賞加
濫賞莫甚今方推鞠罪則自有其律諱先改賞加監役尹元老恃外戚
之勢藏亡匿惡不有法司此若不懲後弊必多請速罷職昔漢光武時
淮陽公主之奴百晝殺人仍匿主家洛陽令董宣執而殺之光武賞董

宣明主之事固宜如此願自 上省念焉傳曰宋益粹葱谷守尹元老
李之贊事不允花山君鐵城君等如此國恤時冒濫啓達似為非矣但聞
昇遐前求為什奠官事欲表 叩耳豈有過哉宗親不知事體而為之不可
罷而推之朴光佑依啓李愛麟歎固朝廷事時方推之畢推則自有
其罪賞加不須汲汲而改正也且漢光武淮陽公主事異於此矣尹氏欲
治罪福云而以不隱於元老家呈單子故不推耳其事何以同乎○癸
亥傳于政院曰近來畿甸連年凶荒今歲尤甚白穀皆不登而又有山
陵之役畿甸黎庶之苦未有甚於此時我國以減田租為重然畿甸
之民他無救恤之事減田租何如三分來闕庭時言此意使議啓且非
但畿內年凶各道亦如此來歲雖雨水適中百姓種子為難救荒之事
亦為措置可也前者如此凶荒之歲以百姓所儲之穀推及於無穀之
民使官家推移償價夫如是則納穀之民不無生怨如魚箭銅鐵等物
從民願計給何如其言于戶曹使之議啓○戶曹回啓曰以百姓私儲
之穀救荒節目已為磨鍊矣以魚箭銅鐵等物推移償價甚當傳曰依
所啓為公事曉諭于各道可也○臺諫啓前事諫院啓曰尹元老藏亡
匿惡不有法司此皆恃外戚之勢而為之若不治罪則大有後弊而作

罪之人皆匿於外戚之家矣昨日傳教云與淮陽公主事有異也臣等

以為煩奴作罪匿於戚屬之家則無異而光武賞董宣之事有異於

殿下留難不決之事也近日自上不信高守文及注叱德招辭而只

以尹氏呈狀之事下教臣未知其意也不得已速罷然後後弊可防矣

且左副承旨李龜齡昨日啓辭之時與尹元老相避事元老乃龜齡三寸姪初既

不言而至入啓之際更令他承旨尹任代啓請推之傳曰李龜齡事依

啓餘皆不允○禮曹啓曰琉球國漂流人付送倭人事已定今不更啓

矣但分禮賓寺官負太平館別坐牒呈云漂流人聞倭人率去之奇以手指

其頂中夜痛哭云本曹不信此言使郎官率濟州押來人親問其漂流

人則果如前所言云故敢啓傳曰漂流人今倭人率去轉送于本國果

有受害之弊至為哀憐知道○江原道平康縣雷動○黃海道平山雷

動雨雹書負朴順成家北枯桑木雷震天地昏黑其木為天火所盡燒

江陰雷動○甲子夜東方有電光○傳于政院曰有可議事命招議政

府六曹中樞府漢城府堂上專數○傳于政院曰琉球國漂流人事前

者議得之時禮曹則以為我國人漂流於琉球國者濟州人也亦有中原而來

此臣意亦令此漂流人入送于中原則可以萬全生還于本國矣大臣

及予意以爲異國人不可率爾奏聞上國而且入送于中原若不逢琉
球國使臣則勢不得不還率來此皆未便故欲令今來倭人付送事已
議定矣昨聞禮曹所啓之言至爲哀憐若送中原則奏聞而送之耶雖
不奏聞稱我國人而率去遇其國使臣而付送耶彼琉球國使臣必知
漢語而且解文字也且若漂流人留置于此而今正朝使行次時不送
則當使正朝使入去于中原言于琉球國使臣曰汝國漂流人某等幾
人漂流到泊于我國矣且庚申年楊廣揚春
出來時以後音聞不通何耶近聞
日本國介於兩間或奪取圖書云故不送耳又未知汝國使臣又於幾
時到中原乎吾亦欲於後行次率來付汝云似當且隣國使臣近來以
不往來矣然日本國乃交通之國也豈有害使臣之理乎今亦遣我國
使臣交付于日本國何如思恋本土欲萬全生還誰無是心領議政以
病在家遣注書問之可也左議政今往山陵衆議若未定則亦遣注書
問之可也○領中樞府事李荇右議政張順孫判中樞府事洪淑兵曹
判書金克成知中樞府事安濶德左叅贊趙元紀知中樞府事曹閔孫
金璫等議在 上好生之德雖異國漂流人求萬全生還之道宜無所
不至奏聞上國入送似當而無前例恐難輕易開端不先奏達而率付

琉球國使臣於事體非輕近來中國法禁漸嚴我國通事與異國使臣私相言語亦恐未便專使送付其勢亦難姑令館此日月若久則自可通其言語識其情願然後更議處置何如禮曹判書俞汝霖議臣意前已盡啓彼不欲從倭人而強付之恐違好生之恩奏聞帝廷而入送似或無妨判尹徐祉議倭人貪利好殺若許送必不生全況彼不欲從士而哀泣不可強付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奏聞帝廷而入送恐無不可戶曹判書申公濟吏曹判書洪彥弼刑曹判書朴壕等議琉球國亦我隣國其國漂流人圖還本國要在萬全 聖慮實當昇付倭人慮或難保倭人惟利是謀得此以為奇貨終為禍媒亦未可測也琉球國人間或貢于中國且我國人曾漂琉球國轉由中國而還將此漂流人奏達帝庭使還本土未為不可今正朝使之行先奏達緣由中國若許則付後行入送亦無不可戶曹參判孫澍同知中樞府事金錫拓李安世吳世翰成世昌右尹尹倬僉知中樞府事柳灌兵曹參判黃孝獻刑曹參判崔世節吏曹參判金安鼎同知中樞府事高自謙等議今此漂流人雖曰琉球國人不通其言語未能的知若使倭人率去則恐無生全得還之理中朝萬國會同之處其於外國一視同仁正朝使之行奏聞入送

則自當轉解本國其於事大之義亦似無妨戶曹參議朴好謙議具將琉球國漂流人之意奏聞上國後行入送以待琉球國使臣來到付送宜當工曹參議許渭議琉球國漂流人到我國之意先移咨于禮部後行次入送于中國似得事宜禮曹參議韓承貞議前已啓達今但以琉球國人漂到我國地方琉球國世奉上國正朔則今此漂流人無異上國之人不可留置故今付正朝使解送上國以聽處分此意奏聞則雖琉球國使臣未到必無還付出送之理刑曹參議金璇兵曹參議柳閔德吏曹參議元繼蔡兵曹參知權輓等議前者我國人漂流於琉球國者轉送中國而還則今此琉球國漂流人亦奏于中國使還本國似為無妨注書具壽聃往議于領議政鄭光弼其議曰近來通信日本年以對馬島人在其中間多般行詐常恐情見不得通信假令遣使彼必阻難不得達矣今此琉球國人於赴京行稱為本國人押付中原不為奏達而付琉球國使臣事及見琉球國使臣私相告語以問後來之期等策皆不可俱難施行但以付倭人必至見害為慮則莫如付正朝使之行奏達中原然此人等言語不類未可實知為琉球國人也若真為琉球國人七人中豈無一人知本國宗派乎率往中原奏達帝廷而琉球國使

服○沈貞金謹思曹繼商議今此漂流人付倭人遣還則生全果未可保率赴上國事無前例亦不可輕易開端臣等意宜許南方風氣相近之地使得安居琉球之使臣早晚出來則付還本國似當下沈貞及曹繼商金謹思之議于政院曰若使漂流人只居于此盡知我國之事然後送之甚為不當且日本國介於中間其使臣萬無出來之理此必難於論議如是云也大抵議得不一領議政議云付送倭人必至見害為慮則莫如付正朝使之行奏達上國然此人言語不類未能的知為琉球國之人云故今午令禮曹更聽其言則可信矣今於正朝使之行即人付送則必然萬全矣琉球國之人七名漂流到境無入送之路故不得已轉解事詳悉奏聞則中國必知我國與日本不為交通之義也琉球國使臣來中原與否未可知也正朝則必來朝貢矣且韓承貞議琉球國使臣雖未到於中原必無還付送之理也云奏聞文書今該曹急速磨鍊事奉承傳可也且文書雖未及於拜表之日隨後咨文點馬入歸時送之亦可○臺諫啓前事皆不允○下義禁府公事于政院曰李夢麟事七抵常時山行野人以為賊虜而捉之則不可賞也此則罪其罪而功其功矣不可改也臺諫請改賞加其功議于三公○江原道通川郡雷動○遣

管押使戶曹參議金麟孫如京師○乙丑傳于政院曰前於中原改宗
系入去事已令聖節使請改修矣然其改與否未可知也今正朝使之
行宗系事及琉球國漂流人奏聞事所當詳察為之而今去管押使金
麟孫乃識理之人歸時必逢聖節使改宗系事可以相議為之此意命
招正朝使言之而亦言于該曹為當且琉球國漂流人今當奏聞入送
而若於中原逢琉球國使臣則不得已成書契送之而且言于琉球國
使臣曰汝國漂流人某人等付汝入送也他日聖節及正朝時我國亦
來貢矣其時漂流人交付回荅須持來云可也此意亦言于正朝使及
禮曹為當○正朝使吳世翰承命而至聞傳教後啓曰臣聞琉球國
漂流人率去中原事此人素居南方溫暖之地性不耐寒豈於冰凍之
時能遠行乎自平安道義州由東八站過遼東至帝都其程甚遠故我
國使臣隨去通事等皆以毛衣衛其一身而濱於死域者亦多其艱苦
可知况此漂流人只受例賜之衣服勢不能遠去矣若於中路見傷得死
則誠非小事且飲食江南人雖供饋而皆糲飯麤食其何能食不得已
一行羸糧以療朝夕之飢若使漂流人所食不為備去則亦恐中間有
飢餓之弊請別備衣服飲食率去何如傳曰赴京之時雖耐寒之人猶

恐凍傷况此琉球國之人居南方溫暖之地果有中路凍餓之慮當春和之時待後行人送事予亦計之而但正朝則萬國會同之日琉球國使臣亦必來貢于中國而聖節則外國之人往來必罕故漂流之人不得已付于今行依所啓衣服及糧資別為備給可也世翰又啓曰今當合冰之時不無聲息而又率異國之人軍威似不嚴整前日雖別定護送軍只有五十人請今加定傳曰依啓○傳于政院曰琉球國漂流人已令倭人受送事言之矣今若聞入送中原之議則倭人必不信而且有自惑之理以權辭言之事言于禮曹○領議政鄭光弼議李夢麟當初不直啓本此則非矣然遇賊力戰至於逢箭雖以罪罪之其功不可不賞待邊將如是當矣左議政沈貞議李夢麟不直啓溺死人之數固有罪矣但逢倭力戰斬獲十餘名則非誣事也將卒既已受賞今遽追改則深恐訟邊將卒或多缺望况將不賞功而獨賞士卒事體亦乖右議政李荇議李夢麟與倭賊親戰斬獲不可謂無功既已行賞雖有其罪不宜追削已賞之功若是則邊將缺望而解體傳曰議得之意知道仍傳于政院曰予意及三公議如此其言于臺諫○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今此琉球國漂流人還送本國事廣議而朝廷所見各異故

命付今行正朝使奏聞中朝轉解本國臣等之意此人等言語不能盡
解不可的指為琉球國之人且外國漂流之人不先咨稟上國而遽使
轉解有違於事大之禮且若上國責其不稟命于朝而輕易率來之意
推問之際琉球國使臣又謂非我國人則應對實難姑留于此細知根
脚將漂流到國之意咨達禮部乃蒙准而知其入送之旨然後待後行
押送何如且聞此漂流人先聞付倭送還之旨至於涕泣云朝廷未定
之議輒漏傳于外國之人事體輕淺若此人他日至于中原盤詰之時
言我國初欲付倭入送之意則我國之交通倭國事亦有敗露此亦不
可不慮請推漏通之因更與大臣處之皆不允○領議政鄭光弼遣子
福謙來啓曰此事若的實則臣雖病卧猶當親啓矣臣未知其實與不
實故未得親啓矣李成卿李義長稱名人居明禮坊之洞戲事與否臣
未知也其件記或曰壯士或曰力士或曰將帥分書其名此事邊伯胤
見之而問于李成卿李義長曰此何件記耶李成卿李義長荅曰欲遊
戲于南山耳又件記或有著名者或有居喪人得參者云邊伯胤言於
禹彥謨禹彥謨言於鄭惟吉而禹彥謨鄭惟吉之名亦在件記云惟吉
乃臣孫子年纔十六常時則彼人等非其類不相知幸於師長家聞名

書之矣然未可知也且邊伯胤言於禹彥謨時有數三人參聽云右數
三人姓名及參錄與否亦未可知也然臣計之此皆年少迷劣童子也
其事似不可取實但臣聞之不可不啓故啓之其事之虛實固當推之
而事若實則罪之不實則棄之令有司推之似當且臣聞邊伯胤亦迷
劣小童云若以不實之事言于禹彥謨亦不得無罪且雖遊戲之事成
文案書名此弊亦宜禁止傳曰啓意知道仍傳于政院曰此人等事不
足數也但雖遊戲之事或稱力士壯士或稱將帥之事似爲過甚可以
推之大抵如此國恤之時雖大事勢不可親問其令義禁府推之而以
右議政李荇爲委官○政院啓曰幼學李湛等八人來告曰邊胤言于
洪昌曰居明禮坊之洞者有數人書臣等名於冊或稱壯士秩或稱力
士秩埋于地中而使不得見之邊胤則潛見云其意臣等不知其何爲
也故敢啓○右議政李荇判義禁府事張順孫洪淑知禁義府事洪彥
弼俞汝霖等奉命而至乃下領議政所啓及李湛等啓辭曰此人等
實與不實間不可不推且不可推之於他司於禁府推之爲當府郎官
及羅將等多數聚會嚴明推之可也但領議政所啓乃曰邊伯胤而李
湛等所啓則曰邊胤此意禁府細問而推之○江原道江陵襄陽等邑

雷動○丙寅委官啓曰昨夜先推邊伯胤則伯胤乃曰其件記見之於徐貞家云若刑訊則先推徐貞矣但伯胤所招則曰其件記徐貞出於其家築牆瓦上示之云徐貞所招則曰吾家本無築牆處但以把子圍排云然則辭連人雖多而宜推徐貞故敢啓大抵臣見之皆年少兒輩也且邊胤邊伯胤之名雖異而乃一人之名初以邊胤稱彌後改為伯胤云其師柳藕且已囚之矣傳曰大抵此事實不實予不知也但邊作胤到處喧說故如此耳徐貞家牆上蓋瓦有無使禁府郎官往審可也且柳藕以其師長疑知此事故雖使囚之其何關於柳藕乎○傳于政院曰邊伯胤所招曰其件記見之於徐貞家牆上云徐貞家牆瓦有無可審而其於四隅豈盡以把子圍排耶并為往審可也且邊伯胤云非徒於徐貞家牆瓦上見之又於高原尉家前牆間徐貞出件記示之云令禁府事知郎官拿縛伯胤先導而其所見件記處使之指示則其言語辭色可知矣此意言于禁府○政院以委官意啓曰此事出於邊伯胤事自 上已知之矣刑訊伯胤事即當啓請而猶奸徐貞而後欲為之啓耳大抵變辭無常其件記初以為見之於徐貞家牆瓦上云而今則又曰見之於高原尉家牆邊云日日所招各異請刑問傳曰此事之義

皆伯胤之所致且伯胤與李成卿李義長同為往來於一師則其謀議之事幸有可知而不言也此亦有違端處依今朝傳教之意令事知禁府郎官拿縛伯胤其牛記所見處使之指示則其辭色可知矣姑勿刑訊可也○以院以禁府意啓曰依傳教使郎官一負拿縛伯胤先往于徐貞家其件記出示處使為指示則伯胤乃曰以板墻小隙出示云郎官據其言持空紙冊以試于板墻之隙則甚窄不可入矣以此郎官問曰自上下問之事汝以臣子何不直招如是耶云爾則伯胤俛首不答可見其辭色之異而自屈矣且使伯胤指高原尉之家何在則亦不答其事狀之奸偽如此矣傳曰大抵事之虛實憑辭色可知矣伯胤所為如此舉偽端依啓刑推可也○奉旨復命曰邊伯胤刑問一次專不承服請加刑且刑訊事以日次為之耶委官等在禁府待命故敢稟傳曰大事則不計日次為之矣今日已暮明日推之可也○臺諫啓前事皆不允○江原道杆城郡襄陽府慶尚道知禮縣雷動○丁卯殯殿都監啓曰近日凍寒寒氣必透於殯殿攢宮請以氈簾及氈帳圍排於內外然則先告事由祭不得已為之祭文若通諭于禮曹事必稽緩今入審知製教作祭文而於夕奠兼行何如傳曰依啓○戶曹啓曰魚箭銅鐵

從民願題給事救荒節目曾為磨鍊然今年雖曰失農視前歲稍稔不可一切為之京畿黃海平安三道失農倍於他道令三道依傳教為之何

如○臺諫啓前事皆不允○江原道襄_府雷動○戊辰遣正朝使吳世

翰如京帥拜表以權停例行_{百官白衣黑角帶烏紗帽}○臺諫啓前事皆不允○都

承旨以委官意啓曰邊伯胤變辭無常故刑問施為之際過半服招然

其情由所當窮推而若加刑則此人雖不足惜必殞命於杖下矣然則

後難推之故加刑事取稟此公事遣禁府郎官入啓乃例也而但今方

處決大事故臣親來以啓也傳曰大綱雖已服矣然必有其情當更問

而若承服則照律可也而其不承服則加刑取服而即為照律亦當日

進告者若不實則以其罪反坐自有其律矣此則領相聞邊伯胤妄言

而啓曰實不實間當推之云則其後自告者皆童稚之輩不須推也○

義禁府啓曰傳教以為邊伯胤若承服則即照律云今已一一承服以

此照律耶敢稟傳曰以此照律可也○承旨以邊伯胤照律公事入啓

伯胤以亂言罪照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傳曰知道○己巳臺諫啓前事皆不允○庚午臺

諫啓前事不允○以柳灌為司憲府大司憲韓效元為知中樞府事

元繼蔡為承政院同副承旨○辛未行望奠百官哭臨如儀○大司憲

柳灌啓曰臣前為兵曹參判時臺諫論所失請罷而其時臺諫今亦在
於諫院且舊宣陵入番宗親葱谷守臣以宗簿寺提調參議磨鍊而兩
司時方論啓臣之在職甚為未安傳曰此已往之事而且非私事乃公
事也何可以此有不相容之理乎勿辭柳灌再啓曰臺諫非如他職若
小有嫌疑之事則不可在職矣况前日論啓臣之負今在諫院而葱谷
守入番磨鍊時臣亦與其議雖反覆計之尤不可就職故敢辭傳曰若
以無被論之人為大司憲則俱全之人何可得耶卿之為兵曹參判時
事乃已往之事而宗親府提調時事非卿獨為磨鍊必共議為之矣勿
辭○三公議啓曰畿甸之民減租事誠為美矣但兼并之家獨受實惠
而恩不及於貧乏之民矣且諸司所納亦已多矣減租似為不當然可
減之物今該司及朝廷議減何如傳曰知道仍傳于政院曰畿甸非徒
連年凶荒又有山陵之役不須更議于朝廷令戶曹可減之物限年蠲
減事即奉承傳可也○傳于政院曰大抵代押之意方在殯殿之側其
為未安故也今請諡于宗廟時則可以親押耶政院其議以啓政院
議故曰五禮儀註曰雖在喪中有干喪事則可以親押云故前日啓之
上教允當○臺諫啓前事宋益粹李之贊事依允諡不允○壬申大司

憲柳灌啓曰昨日臣以就職為難啓之而 上教以為已往之事勿辭
故臣欲就職又聞外議以臣不可出仕云尤為未安故敢啓傳曰臺諫
去就異於他官當問于本府而後發落姑退去待 命仍傳于政院曰
大司憲昨日辭免後欲就職而今日又來啓是何意耶柳灌就職可否
其問于憲府城上所○持平李濼啓曰昨日執義任權司諫朴守良歸
于國葬都監聞大司憲柳灌避嫌之事乃曰葱谷守臺諫方為論執其
為避嫌可矣朴守良通簡于僚中曰柳灌避嫌當矣任權從傍聞之以
其意通簡于城上所鄭世賢曰大司憲避嫌可矣臺司諫通于其僚方
欲議啓若然則府中不須議啓也云鄭世賢誤見其簡以葱谷守可停
啓云也即以任權之簡通于掌令金希說持平李任等處而世賢於臣
處則別為馳簡曰府中欲停啓葱谷守此意何如臣荅曰吾之意亦如
是停啓可云故鄭世賢昨日来啓時乃停葱谷守也臣至暮始知在
權通簡之意乃指大司憲也葱谷守事臣與鄭世賢獨以為可停而他
僚之意則不然臣等議與府中各異臣在職未安請辭傳曰今見所啓
之辭鄭世賢誤見任權之簡以葱谷守為可停此乃無情之事也故昨
日世賢以誤啓待罪時教以勿辭則持平尤不可辭也李濼至於三啓

命勿辭○執義任權啓曰昨日臣與司諫朴守良歸國葬都監二度習儀聞大司憲柳灌避嫌臣與朴守良議曰舊宣陵入番宗親宗簿寺乃為磨鍊而憲谷守兩司時方論執大司憲以其司提調既與磨鍊之事今不可同啓憲谷守也又不可為柳灌而停其憲谷守之事也柳灌行職果為難矣朴守良即以大司憲決不可行職事通簡于僚中也臣亦見其簡而俄聞大司憲避嫌而不得蒙允將欲退去就職之事臣意以為諫院若啓則必當通矣府中不必啓矣然以臣所聞見不可不曉于同僚故臣將此意通簡于同僚而城上所鄭世賢誤見書辭以臣之簡送于金希說李任而書於簡末曰余意亦如此云於持平李滌處別以其意馳簡曰執義之意欲停啓憲谷守矣於君竟曰如李滌答曰吾意亦如此云兩答簡皆到于臣處臣見之愕然以為必誤見臣簡也臣即使通簡于鄭世賢曰憲谷守事與諫院一同啓之可也其所停啓非吾之意也如此分明曉之而鄭世賢猶為之停啓至為非矣世賢若謄書臣之簡送于李滌處可矣口送金希說李任處不當矣且大司憲去就臣意謂諫院必啓而日暮待之竟未聞也大司憲既知大司憲不可就職之意欲待諫院之啓而未果啓之至為誤矣在職未安掌令金希說

持平李任來啓曰希說病不仕進李任昨日哭臨後歸家皆不仕于本府但聞柳灌避嫌之際任權通簡于臣等曰葱谷守兩司時方論執大司憲避嫌當矣諫院若議啓曰本府何以為之鄭世賢先見此簡通于臣等曰吾意亦然云故臣等答曰諫院若一定論啓則本府不須更啓也云鄭世賢於李滌處別馳簡曰執義任權欲停啓葱谷守其意何如李滌答曰吾意亦然云世賢不詳見其簡至為誤矣葱谷守時方論啓大司憲柳灌不可在職事臣等已知之而欲待諫院論啓而不即啓之臣等在職未安請適諫院啓曰昨日哭臨後司中不坐故大司憲柳灌事以書簡相通議不一而又因日暮未及啓之今日齊坐後議而啓之當初宗簿寺入番宗親磨鍊時見葱谷守名亦在其中故兩司請以明善以上擇差事啓之所以然者已聞其所行邪慝而物議亦久也且柳灌以本寺提調入番事亦參議磨鍊至為非矣今不宜在職以葱谷守為邪慝者乃阿附朴氏也若士大夫則邪慝者終身不得列於仕版矣宗親則以無識置諸度外故只存屬籍耳豈合於入番陵所乎且掌令鄭世賢誤見任權之簡葱谷守停啓事妄為啓達請適之持平李滌見鄭世賢妄通書簡以為可停云今不可更入本府以駁葱谷守也請并

適之傳曰鄭世賢誤見僚中通簡傳於持平李繁而濛亦為誤答茲豈
有情然臺諫被論不可不適其依啓適之大司憲在權亦可適葱谷守
事沂日臺諫侍從以所行邪慝啓之予未知以何事為邪慝也今見所
啓乃顯言曰所謂邪慝入阿附朴氏也云此則予所洞知之事也前者
福城君年少時以避寓于葱谷守家而其後屢移于他處爾不可以此
為邪慝也但其時如葱谷守宗親等或罷或罪者以其定國論也後日
還叙者以其不念舊事也是故葱谷守曾為入番於各殿差香使於各
陵則今為宣陵入番宗親豈不可耶傳于任權金希說李任等曰鄭世
賢李滌等所為之事皆是无情然而皆以適之何有不可相容之理乎
勿避任權金希說李任等至於三啓皆 命勿辭○癸酉領議政鄭光

率百官告謚冊

大祀謚冊

于宗廟如儀○

以韓放元為議政府右參贊

金璫為司憲府大司憲黃憲為掌令宋純為持平○日暈兩珥○甲戌

領議政鄭光弼率百官上謚冊于殯殿○乙亥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

刑曹正郎鄭源素有物論不合於六曹郎官請適諫院又啓奉常寺奴

子四人

世存玄年石斤從石

等祭物入

藏庫臺潛自掘穴偷出米糶事然奉金伯醇

上直日見捉而即告于寺正趙績績私護奴子反以私庫之物開閉

時偷取事隱然報于刑曹只杖六十收贖大抵祭物偷取其罪至重而趙績爲私護下人之計沮抑下官所告之言用情輕報至爲駭愕請罷趙績且刑曹官吏等設使奉常寺雖以私庫之物偷取事移報而其奴偷取多少當歸一刑推而得情痛治可也而專不詰問只以摘奸時見捉事爲論欲輕論而無辭則乃捉致其寺書負問其虛實以爲証驗其所犯之人略不窮推反問於同惡之人以爲証驗只照杖律又聽詐飾病實以贖其罰而行私屈法出入人罪用情滋甚判書朴壕叅判崔世節叅議金璇佐郎李之黃請皆推考罷職奴子等四人移于法司推考痛治大抵若過今日則裁引臨迫自裁引至卒哭連有齋祭之事論事似難已前所啓請勿留難而快斷焉命推趙績及刑曹官吏 命下奉常寺奴子于詔獄餘不允○丁丑行啓殯奠百官哭臨如儀辰時行別奠○己卯行祖奠百官哭臨如儀○大行大妃謚冊文左承旨黃士祐製進喪止於哀慎終固所自盡禮重乎謚易名惟以至公爰舉徽稱或遵彝憲恭惟 大行慈順王大妃尹氏淑慎明惠柔懿靜專肇神女之啓祥果泌麓之協吉性承天以乃順德合地而無彊窈窕思媚乎周姜孝格兩殿徽戒相成乎宣考治臻二南中圯頃遭於崇極開孽或萌

於近昵願能定興復之大計豈難割慈愛於一時杜稷再安寔坤道之
鴻造元良有賴亦孫謀之燕貽絕思私於外家仰謙冲於內壺子庶支
視猶己出母一國化自躬行渺予愚侗祇承鞠育庶望康寧於百歲永
奉怡愉於長春簪花忽傳災已構於素奈媧石莫補痛罔極於昊天茲
用歸美之誠以講追崇之典吉日斯卜寶冊寔陳謹上尊謚曰貞顯加
上徽謚曰昭懿欽淑伏冀明靈俯顯彌申錫景命以衍瓜瓞之縣默
佑洪圖俾繫苞桑之固○大司諫沈彥光製進哀冊文維嘉靖九年歲
次庚寅八月戊午朔二十二日己卯貞顯王后薨于景福宮東宮之正
殿越某甲從葬于宣陵禮也龍攢夕啓蜃鳩曉幘離清禁之邃嚴指玄
宮之幽閨哀子 主上發下哀三朝之莫展悼重泉之永隔命綴鴻芬
載光鳳冊其詞曰圓方配德曜魄齊明聖人是象王道以成展我邦媛
承事 成廟赫矣陽德允資陰教爰初降生夙彰覩表天妹入懷芳聞
在郤璿式金相宜其神極雅有懿範輔以詩禮葛蟲增徽蘋蘩闡譽思
齊思嬀是任是妣上承下撫厥誠天至栗栗昏朝式至今休四訓無爽
六行俱修啓茲大平莫非其則明以能斷動惟遠識割絕恩愛固我宗
圖末命孔晰少陽是扶感人即深遐邇悲于嗚呼哀哉彩淪素舒象隕

靈竈題湊初備社飯曷又嗟聖衷之固極兮跼窮壤而哀慕日月邁而不居兮風樹淒其霜露嗚呼哀哉周花甲而加九兮祝椿歲而添千撫天時之遙轉兮傷人事之變遷玉衣兮晨舉蘭殿兮書陰原野兮逶迤樹木兮蕭森卜佳城於鮒隅兮扁厚德於鸞隊百僚悲而雨泣兮三靈慘而雲泣嗚呼哀哉有形有化兮萬古一理不朽者存兮天地終始明明淑德兮愈以愈彰托芳輝於貞珉兮永百歲而不忘嗚呼哀哉○庚辰行遣奠百官哭臨如儀○三更五點 上乘轎自慈善堂門由左華門出弘禮門入于幕次至四更二點大舉出于弘禮門 上出就褥位俯伏哭送承旨史官及侍衛諸將等亦哭臨大舉出于光化門外良久然後 上還宮○世子自東宮至于光化門內祇送哭臨如儀○承旨史官及政府中樞府六曹漢城府堂上等問安于 大殿○癸未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李荇啓曰臣等聞來月望祭自 上親行事卒哭未久即欲拜陵其誠孝之心臣等非不知也但船隻自初秋不離於江邊而舟人失業極矣且山陵赴役之軍羸糧艱苦不可勝言若卒哭後過一朔則冰合必堅而無用船之弊且上體亦當康寧然後為之親幸甚當傳曰山陵行幸事待堅冰後為之之議在前有之然冰雖堅固非常

時成行者之易渡如行幸時則侍衛諸將及軍士一時並行於冰上矣
不亦危乎且見 成宗朝拜陵及親祭魂殿之事一年累次為之故予
依此欲速為之耳向者 慈殿久不豫予之憂愁尤甚大臣以予之氣候
恐不如常故待康寧然後為之親祭然予雖素食身既無恙而昨日聞
揔護使及山陵都監提調京畿監司所啓則乃曰前日不為浮橋者以
其出自民力也今則以山陵所排雜物可設浮橋云若於此時不為親
祭於山陵則後日之事何可必也○甲申夜乾方有雷聲○乙酉 上
以喪服素輦詣昌德宮齋所○返虞 上有昇賢門外階上入于金鳳
門外西邊幕次至返虞臨時乃出就褥位祇迎俯伏哭侍從皆哭執事
者陪虞主入文政殿魂座 上扶杖還出昇賢門入齋室○行第一
虞祭○諫院啓曰臣等聞三虞五虞祭外其餘祭自上皆欲往來親
祭如此月寒時數數犯夜而行恐 上體勞動此闕內仍齋宿行祭似
為便易雖留此闕間或有攝行亦似無妨若今日諸事未備難於留宿
則請再虞祭後仍留宿于此傳曰今此啓之意乃予之初計也故七虞
祭皆欲留宿親行而大臣六卿於前日問安時啓曰雖犯夜猶可往來行
祭矣至於留宿于空闕則不可云故雖犯夜間間行祭矣然當議于大

寅庚

臣傳于政院曰當初七虞祭皆欲留宿親祭而大臣等以為雖犯夜往來親行則猶可為之不可留宿於空闕云故不為留宿矣今諫院所啓云雖或間有攝行亦為無妨此言似異若留宿於此則豈可攝行乎前如虞祭一日午後留宿行祭後還宮何如六虞七虞連日故欲留宿而行以此言議于三公以啓○上還宮○三公議啓曰留宿之事尤未安於日夜行幸故臣等請間或攝行而不可留宿於空闕事啓之矣今亦不宜留宿傳曰徐當叢落○傳于政院曰諫院之意則欲留宿于彼闕而大臣之意則雖犯夜當往來行祭云以留意斟酌則一夜留宿不至有弊明日乃再虞也其於明月午後往宿于齋所翌日行祭後當還宮也後日之祭當以此規為式何如且在此闕文昭延恩殿親祭時當乘小輦勿往則齋宿於昌德宮而往于 魂殿時乘輦未便其乘小輦可也○丙戌上詣于昌德宮齋所

十一月丁亥朔 上齋宿于昌德宮率百官親行再虞祭○傳于政院曰新宣陵望祭今欲親行而見 成宗朝古事則行別祭於 魂殿後即拜陵此必其時 成宗不為虞祭故先行別祭矣然若不得已先行別祭後拜陵則當於來十三日行別祭於 魂殿而行望祭於陵所何

如○已時 上還宮○三公啓曰 上積月憂勞而今欲盡行虞祭何不念 慈殿之遺教耶遺教欲令 上不數親祭者有大計也殯殿時與虞祭時似乎漸異願自 上斟酌以思大計也傳曰以予誠心自初虞至七虞卒哭盍欲盡行大臣言之故三虞五虞欲令攝行而其餘祭皆欲親行也若日寒則下人之弊不可不計也侍衛將士亦不堪其苦如七虞卒哭只隔一夜故猶可留宿矣四虞六虞不欲親行也三公又啓曰自 上須省遺教之意以保 聖體拜陵時京畿各官受弊於供餉令各司自備何如且自 上豈不欲速審新陵乎但朔望之祭 魂殿為重而陵次之若望祭先行於陵所而攝行於 魂殿則有異事體又於前日有 上教當合冰之時拜陵恐不宜於此時也傳曰遺教雖如此親祭何可不為儀注則叢引時亦當隨去而既不得為之則拜陵何可不速行乎前欲堅冰後行之者山陵諸事恐未速畢耳今則功役幾畢而京畿監司啓曰以山陵所用雜物可作浮橋而無弊於民故欲於望祭親行矣若待合冰之時則當至於十二月矣來十三四日間諸事未及則望祭後至十七八日間退行何如 成宗當貞熹王后之喪率哭祭後魂殿親行之祭多至七十餘度而陵祭則當年適有故越明年親

行之三年之內行四度人子之誠心豈古今有異卿等必不及見此事

矣各司供餉自備事卿等之故當矣○禮曹啓曰昔者 成宗未寧而

其時不行虞祭故卒哭後即行別祭矣今則自 上親幸虞祭則雖不

即行別祭亦無妨也不得已親行則來十三四日間為之似當傳曰

拜陵事其依啓以十三日為之○下黃海道觀察使尹希書狀于政院

曰此云有人細書于鳴謫之底射于東軒寢房韓寧此非欲害其監司

也允匿名之書欲害守令及下人而為之非徒外方有如此之事京中亦

有之前者則夫其何以取實乎監司請發遣京官推之又曰在職未

安云勿辭事論之○戊子聖節使趙邦彥還自京師○辛卯傳于政院

曰虞祭時世子未祭一祭今七虞祭親行時世子為亞獻官何如議于

師傅以啓○憲府啓曰叔正事叔正將歸布等物行賂於李亨不

曰依事干招辭照律若以事干誣訴照律則似為未便金思郎同雖大

槩承服朴孝思則重不承服而金思郎同報辭亦曰叔正金論山等納

賂李亨事自言時聽知云而朴嗣宗朴順生招亦云參聽叔正金論山等

若據事干之言以納賂照律則李亨當未免贓罪而李亨今為侍時不

推閱矣大抵重罪要當歸一然後可定其罪叔正等不得已加刑也黃

海道監司寢房射箭事及原州營文書樓庫燒火事皆為駭愕大抵近來人心頑惡罔有顧忌少有忿恨輒肆兇悍所當嚴示國威痛絕其弊請遣京官推鞠他啓事則近日姑停矣此為緊急故啓之傳曰金論山照律憲府自當為之故予不言矣叔正功臣子孫而請加刑故予意以為他事干曰叔正將賂物納于李亨而不得納還持來云則叔正雖不加刑難脫其罪故判付以依事干招辭照律也叔正納賂之物李亨不受則應被贓罪予不知也府知予判付之意而啓之耶若不知而啓之則更議以啓何如原州營文書樓庫燒火事似若駭愕但其道監司時方推考守令及下人云今當國恤大臣亦曰凡事當簡省若叢遣京官分囚辭連之人則其弊多矣大抵監司任方面之責雖有大於此者猶可以推之況此事乎予意以為不可遣京官也黃海監司寢房射矢事及匿名書也豈欲害監司而為之近來奸惡之徒非但於監司房寢為如是之事向者闕門亦有射矢之事即以匿名書付之於火匿名書何可取實今若送京官則推訊之際辭連之人必多蔓延而似若取實匿名也予意以為不為差遣京官也憲府再啓曰金論山等司中自推之故不啓矣叔正則功臣子孫故加刑必啓真矣而判付乃曰依事干招辭

照律司中未知判付之意也叔正金論山皆是納賂於李亨者也金思
郎同朴孝恩同是事干者也金論山既受刑二次而叔正則但受一次
金思郎同大槩垂服而朴孝恩則專不承服今若叔正之罪依事干招
辭照律則李亨納賂事雖以還給可免而金論山招辭乃曰吾之火爐
會納於李亨而今不遂所欲故欲還取來以此推之則李亨恐未免賤
罪矣故欲加刑叔正歸一傳曰判付茫然故法司果不知也予意以為
事干既歷歷納招則終難免罪故以此判付矣其判付當曰他餘人畢
推後叔正照律可也云則似當矣然更議以啓○兵曹啓曰前水使李
夢麟遇賊敗船時投水苟活之人以律罪之宜當然當初行軍令則可
矣移上他船力戰立功古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主將今已受罪軍卒
推之為難大抵先作罪而後有功則當用其功先有功而後有罪則當
治其罪此等人縱曰投水苟活後有軍功功過相當矣然已承服該司若
以一罪照律移刑曹詳覆則後日處之似難請與大臣議之且營吏朴
貞文等欲免鄉役謀掩敗船之狀分軍記改磨鍊參錄早功至於一等
大抵罪以罰之功以賞之則罪不可掩功請以分軍記改造之罪照律
傳曰近間軍令解弛此人等事若下該司則詳覆時自當處之然詳覆

之事三年後始可為之矣如有生道者果不可以為滯獄兵曹所啓至
當以此議于大臣○壬辰侍講院以師傳意啓曰常時舉動則世子當
守宮矣今虞祭時則魂殿官昌德亦闕內也以世子為亞獻官先當傳
曰依啓○癸巳政院以尚衣院提調意啓曰考前例拜陵時新陵則御
衰服舊陵則御黻袍黻袍乃淺青黑色不知此為玉色否也常時拜陵
例柳玉色衣今為初喪故未知前例敢稟傳曰黻袍云者乃玉色也今
之拜陵非如他時新陵則著衰服行祭舊陵則著玉色衣似未安祭舊
陵時當用何衣其問禮官○傳于政院曰今七虞祭以世子為亞獻矣
聞之世子近有感寒證使他人為亞獻可也○憲府啓曰金論山叔正
等行賂事其罪一也而論山則受刑二次叔正則以功臣子孫啓請後
刑訊故但受一次而不為加刑矣大抵事不究竟而徒據事干招辭照
律似為未便黃海道射矢事請遣京官推之者非欲推覈其匿名書也
射矢于監司寢房至於穿窬事甚駭愕所關重大非如投文書之類也
且本道監司方囚事干以待朝廷處置而刑曹官吏被論已久此事必
不回啓而射矢之事則所當速推故前日啓之矣原州營庫燒火事非
偶失火也頑人作惡事已明白當速嚴徵以示朝心紀綱故前亦啓之

矣傳曰叔正與金論山刑訊次數不同而亦不究竟云依公事為之可也黃海道匿名書事何可取實也原州燒火事監司方推守令及下人皆不須遣京官也○禮曹啓曰拜舊陵時不得已御黻袍矣傳曰知道○乙未三公啓曰今拜陵時百官以戎服侍衛事問于禮曹則乃曰貞熹王后時儀軌如此然其時則練祭後拜陵故也今見五禮儀註諸將以戎服侍衛而百官則著白衣隨駕云九事一從禮文為當傳曰所啓宜當但諸將具器服可也○未時 上詣昌德宮齋宿○丙申 上行七虞祭○禮曹啓曰拜陵時王子王孫祭事於五禮儀註序例則曰諸君以下前期一日致齋於享所依此則諸君當先往矣拜陵儀註則諸君無位次不可序立於百官之列別設位當如祭 魂殿之時然禮文所無事難擅便請與大臣議定傳曰議于三公○傳于政院曰前者拜陵時上陵奉審事新宣陵則已定矣舊宣陵奉審事時不定矣今若奉審新陵而不行於舊陵則甚為未安此意言于禮曹○三公啓曰前者下問李夢麟軍卒事兵曹所啓之意甚當傳曰知道○日微暈○忠清道木川縣雷天安安全義平澤等邑地震屋宇微動○丁酉政院以三公議啓曰諸君陪享只於 魂殿有之而於陵所無之當從禮文然臣

等未考禮文更令禮曹考前例酌定何如傳曰諸君既於魂殿別設位次參祭則於陵所獨異乎以魂殿序立之例別設位次○兵曹啟旨今十三日拜陵時他餘將士當以器服侍衛矣如雲劍宣傳官內乘則乃侍衛切近之人以白衣戎服隨駕何如具器服雖禮文所載上既御白服而允儀杖皆以白色為之則兵曹都摠府堂上及別雲劍等具甲冑最為有色甚為未安昔在貞熹王后時有拜陵之禮而以白衣佩弓箭依此例為之何如敢稟傳曰將士白衣佩弓箭侍衛可也○午時上詣孝敬殿行夕上食申時還于昌德宮齋室○傳于政院曰予見卒哭儀註其終乃曰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明朝上食時亦無哭臨節次耶雖過卒哭凡于喪事則皆著衰服行四享及俗節之祭而不哭臨則似有未安其問禮官禮曹回啟曰卒哭儀註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云者非言其祭祀之時也儀註曰初喪代哭不絕聲凡朝夕上食之時皆哭而至練祭而後止哭云爾則三年內四享朔望俗節之奠及詳祭標祭若上親行則皆有哭臨節次傳曰知道○忠清道懷德全義等縣雷○戊申上率百官行卒哭祭○孝敬殿入番宗親及內官參奉忠義衛各差備人等賜物有差○辰時上具翼善冠白袍烏犀帶乘

素輦還宮○三公啓曰拜陵後又欲奉審新舊陵臣等以為新陵則情
意無盡所當上陵矣舊陵則前者累次行之又兩陵之間甚遠而且有
衰服之禮臣等恐上體勞苦太甚也且日短之時當速還宮請只於
新陵行傳曰上陵事當初欲只於新陵行之後更思之獨上新陵而
不行於舊陵非徒未安於心事體亦異故欲並行之雖曰日短衰服之
間幾許時耶○已亥曉上御素輦詣宣陵丁字閣以黻袍行祭于舊
陵入幕次改御衰服行祭于新陵上入幕次少休先上舊陵哀省下
即變服上新陵哀省午時上回駕住停于都要淵邊傳于承旨蔡紹
權曰守侍陵官宗親參奉內官及各差備人等賜物有差○議政府六
曹中樞府忠勳府堂上等問安三公等仍啓曰臣等曾欲速啓而近因齋
祭及拜陵未即啓之先王定制未可過越上之行素至過卒哭古所
未聞也况大妃遺教丁寧當速開素傳曰朝廷雖以大計屢言之行
素於予乃安故欲過期年爾然先王定制既如此而大妃遺教亦
存故經百日欲開素也三公等更議啓曰臣等固知上之誠孝無盡
也然先王定制不可踰越而卒哭始行素古今所無何不念大妃
遺教之意耶遺教欲為開素之意在於卒哭前則其念聖體為宗

社大計至矣若自 上從遺教則速開素幸甚自 世子以下開素之意

昨日禮曹雖依禮文啓之而自 上不為先行則在下之人誰敢從禮

文乎伏願上從遺教下念世子此非獨臣等之意乃大小臣僚之意故

敢啓傳曰 成宗朝 貞董王后國喪時何以為之今日之事似異於

其時然大臣屢啓至此不知 成宗何時進肉膳乎若政院日記以啓

○吏曹判書洪彥弼以人在重在累辭 命迺之○政院考 貞熹王

后國喪時開素事入啓昇遐後至三月 成宗適未寧因 仁粹王祀

內汁 傳曰肉膳於予心甚為不安但朝廷以大計屢啓而 先王定

制亦如是故今欲勉從其令司饗院及禮曹知之○庚子傳于政院曰

三都監提調郎官及匠人息數前例已書啓矣匠人功勞山陵都監則

分四等國葬殯殿都監則分三等以此磨鍊之意言于三都監○以張順孫

為吏曹判書金璫為議政府右贊成洪彥弼為刑曹判書尹殷輔為漢

城府判尹金安鼎為吏曹參判黃士祐為刑曹參判徐社為司憲府大

司憲沈思順為右副承旨成世昌為弘文館副提學金鉉為司諫院司

諫南世健為副應教蔡無斃為正言嚴斯為修撰史臣曰璫持身雖似

廉簡既無學術且乏才望按察諸路非但一無聲績遇事茫然罔措

事多顛錯人皆嘲笑之不暇其誰期以經濟乎順孫本以庸鄙不容士
論人矣年又衰老豈料遽授銓衡重任金安老常以順孫為唇齒安老
纔受職燂其况安鼎特授銓曹亞卿使引順孫使典政柄安老之形勢
大成復用之期指日可待先是入皆言安老若復用順孫當據台位以
今日之勢觀之其言不誣矣○辛丑日微暈○命招宗宰從二品以上
于勤政殿庭宿 成宗朝例勸肉開素承旨史官等亦與焉又 命內
官賜宣醞三公等啓曰詮聞 中宮殿至今不開素自 上若已開素
則在下之人自當從之今 中宮殿不開素有異於古例亦乖於事體
請速勸之傳曰各殿內外開素事已論之但予在廬次未知中宮開素
與否今問于中宮則乃曰不可以大殿已開素而安然為之也云故今
日更言之使開素也卿等其速開素○壬寅傳于政院曰昨日經筵取
稟時予有感寒之證故姑令更稟非徒感寒證未殄也五禮儀雖有卒
哭後接待群臣聽政之文從從五禮儀之文遽忘哀接群臣視事至為
未安况百日未遠過百日後更稟○諫院啓曰刑曹叅判黃士祐為堂
上未久即授二品爵命猥濫請速改正李夢麟逢倭致敗人物多死若
以實啟之則必不宣慰且無賞加而別遣使臣宣慰又特賜賞加是陷

於詐術矣既陷於詐術而猶不改正其僭賞莫甚請速改正葱谷守邪
 慝事已盡啓之前於 貞熹王后時皆以有操行者擇差今不可以邪
 慝之人使之入番於陵所也傳曰黃士祐以都承旨陞為二品豈不可
 也古則以都承旨為判書者多矣若人物可當則猶可為判書豈不可
 為參判乎李夢麟事非予獨言之曾與大臣共議之葱谷守事予亦已
 盡言○癸卯侍講院以世子師傅意啓曰世子學問不可以廢今則已過
 卒哭而書筵廳庶幾修補請自今為書筵傳曰依啓○弘文館副提學
 成世昌直提學金公藝典翰沈義欽應教沈光彥副應教南世健校理
 趙仁奎修撰李名珪博士鄭惟善著作洪春卿啓曰國之治亂在用人
 人君之特旨不可不為也然須衆論洽然然後自 上拔出而用之使
 下人知其入君用人之明矣若以干涉私昵或用非人則下必失望近
 來特旨屢行於不料之人公論泯鬱前者以尹希仁特為黃海道觀察
 使又以金安鼎為吏曹參判舉國不知其由也其時臺諫知物論喧騰
 雖上疏章而不直指啓畏其非已矇矓不分明言之至為失體今者以
 金安鼎特為義禁府同知別無才德之人累蒙特旨衆論尤為駭愕也
 贊成貳公弘化之地以金璫特拜之非徒朝廷士林未快也下至黎庶

莫不驚恠而臺諫不即論啓諫院昨日只以微細之事論啓以塞其責

憲府則如此事不急急論啓而以日久不緊之事真顯王右結文辭

至為誤矣吏曹擬望如正一品則判書擬望時必有特命乃可為之而

今以張順孫徑自擬之至為非矣且近日臺諫因國事違違久廢論啓

以待事畢而政事之日判書即以臺諫擬他職至為未便吏曹臺諫等

推考治罪今此數事國之重事須與大臣共議大定公論然後庶可扶

植國脉且徐社為憲長如此有事之時即肅拜論事可也不即肅拜奉

命牌詣闕尤為失體金銛前日之所失乃私情事也不可在職請皆帝

之大抵擢拜重職之際自上雖詳知之皆與大臣博採然後為之可

也如此之事近來每為輕舉士氣至為沮喪自今以後請自上勿為

如是傳曰古人云知人則拓惟帝其難之予之用人失當之論可也當

初下情予未及知之也特命之事若有不當則自有公論矣擬望之事

非予所知也吏曹以用人之失推考之時則有之矣一時並進則似為

騷擾矣臺諫被論則勢不可在職然卿等請與大臣議之云故議之也

史臣曰世昌與左相沈貞居在同閑知安老復用之勢已成又積臺諫非

不知張順孫金安鼎之不可而亦附安老隱默不言倡為此論其為計

則未嘗不善但與貞之老奸共議為之設使得杜安老復用之路貞之
奸邪亦將何以制之處之踈闊反為所擠可嘆又曰出希仁為監司者
欲拜安鼎為吏曹參判耳安鼎安老之兄也○刑曹啓曰黃海道觀察
使書狀云以射矢事事于三十餘人分囚待令如此日寒時滯獄未安而
且射矢于監司寢房其漸甚大請遣京官推之原州燒火事其道已推
之云不為回啓傳曰今若遣京官則推訊之際必有騷擾然當與大臣
共議然後發落也原州燒火事知道○平安道秦川縣午時日兩傍白
氣如練周回四面發聚圓如盤形且日傍近處二面圓形半白半紅東
西北兩間二面色白中有如虹青赤色亦似半月形未時還消○甲辰
領議政鄭光弼議曰弘文館啓辭間有美言如崇品注擬事 先王朝
則臣未知也當代成希顏宋軼皆以一品除銓衡之長今必據例為之
臺諫當大事論執則不可注擬他職若平時則或擬陞品或擬華秩非
是為貶也有何不可臣意吏曹之失不為深重黃海道射矢雖是重事
凶荒太甚遣使命似為未便况刑獄處決乃尹希仁所長命希仁推考
啓聞後若可遣京官則遣之何如左議政沈貞議曰弘文館所啓皆是
公論黃海道射矢事速諭本道監司推斷為當落點于光弼議右議政

李符啓曰臣以誌文字知事待罪故議得見不察但老成之臣自用上用之是也張順孫之為吏曹判書臣未知其不可也弘文館駁擊人物之是非臣又不知也傳曰弘文館常以不緊之事攻擊臺諫近來尤甚予以謂臺諫重任不可輕為攻擊之意累與朝廷大臣及侍從之人言之今者弘文館以其臺諫不及論其一二之事遽為駁擊於予心似為未便焉今聞大臣之言即予之意也史臣曰符性本迂踈既不知金安老之奸邪常以薦用倡為公論焉知張順孫之為人又安知其間邪謀秘計鋪置牢籠進退人物乃是宰相之職而不明知人暗於是非將焉用彼相○吏曹判書張順孫啓曰臣初除判書時欲盡陳懷抱而第念上方在憂哀之中故未果焉今聞弘文館論劾臣甚宜也其以臺諫擬他職者亦果有情而為之頃者清流之人多而國事非矣今雖不能盡除其如臺諫侍從則不可不擇矣任權之入於清流自上必知之也任權之父由謙乃臣友也臣其時嘗與鄭光弼謂由謙曰何不教子乎由謙曰吾言亦不聽從矣光弼曰何不杖而教之乎臣聞此言已以故意謂如此之人不可在臺諫而他職則猶可為之故以任權擬于判事之望耳且嚴圻則弘文館有關者至七員不可不差故附於正郎則曰為修

撰者唯嚴听而已臣亦聞其所有才學故擬之豈有他意乎臣頃者以不善之言見逐於朝廷而至於今日無事保全上恩至重但死亡無

日故以臣懷抱如此啓達耳然臣方被論故又未能盡陳情懷請適臣職無深嘆傳曰或以執義為判事或以判事為執義交相遷轉亦例也

何害於事乎勿辭順孫三辭不允史臣曰張順孫險譎難測見善人嫉之如讎其本性也老來為同氣者所推得操重權恣行胸臆如是而又

即處於燮理重地吾恐善人之類盡為魚肉於老奸之腹劍矣又曰順孫以一品宰相且長銓曹發明清流之言直斥任權言隨涕零極盡詭

邪之態其人之無狀不可勝道○以成世昌為刑曹叅判金謹思為司憲府大司憲權輓為司諫院大司諫黃士祐為弘文館副提學尹安仁

為執義朴紹為司諫鄭世賢洪石堅為掌令宋麟壽金致雲為持平黃孝恭為獻納羅淑為正言○乙巳司諫朴紹落曰臣與輔德鄭世虎同為

舍人而前僉使康績堂叅置簿時鄭世虎以病不來故臣獨為之昨日以康績堂叅事績為所汝僉使時依憑堂叅擬濫私用事時方被推鄭世虎被推於詔獄實臣之

所為也意以為亦推臣也待命於禁府而今為司諫不可在職請速適三啓不允○掌令鄭世賢啓曰臣前為掌令駁逆未久而今又弘文

館以金安鼎尹希仁特旨事物論喧騰其時臺諫畏其非己矇矓不分
明言之云以此臺諫皆論逆臣亦一時臺諫也不可在職請速逝傳曰
其逆之○政院以三都監各差備官息數磨鍊單字啓曰前者 貞熹
王后時則乘遐於溫陽故其時所任人與今時異矣以 貞熹王后時例
參酌於昌陵宣陵時事磨鍊書啓詮聞曩者數息磨鍊事 命召三都
監提調於賓廳會議云今亦依此為之何如又以 殯殿都監提調意
啓曰各差備官雖初分掌遇事則不計所掌而看審故此意敢啓且工
曹郎官 殯殿一應排設事專掌故亦書啓然前例則無之傳曰前者
三都監息數事命 召提調於闕庭會議者其時允差備官及匠人等未
及詳悉磨鍊故也今則自都監提調郎官及下至匠人各差備論賞事
無不備細磨鍊書啓則不須會議于闕庭○弘文館上劄曰一人足以
亡國一言足以喪邦使亡國之人不得售其奸喪邦之言不得施於事
要在人君之明斷耳張順孫本以險陂之人新秉銓衡恣行曾臆注擬
之際輒試媚嫉之心陰沮不悅之人設心詭術已露其端臣等前以公
論啓達正為此慮也而順孫不復忌憚反出兇憤之言目為清流構陷
士類斯言一出群聽驚駭士林之禍空國之漸已兆於此矣將來之患

何以勝言伏願 殿下明燭邪正快示好惡傳曰向者政事之時張順孫擬于吏曹判書望予以為此老成之人銓衡之任猶可能堪即落點也且見執義任權擬于判事望予以為常時以執義為判事以判事為執義例也不以為恠但不落點者以其政事之日臺諫多適故也昨日聞張順孫之言則以任權擬于判事之望有情為之云予未知其意所在也物論以此驚駭也凡人老衰則志氣耗荒而計慮亦短矣順孫此言亦年老衰耗所致雖不明示好惡以此劄示之則順孫亦有知其非矣史臣曰張順孫見駁於物論已失黨於安老而復顯金安鼎等皆黨於安老欲引用安老故弘文館之論如是上欲用安老故即遷世昌為刑曹叅判擢安老之黨黃士祐為副提學也直提學金公藝等上劄子極諫張順孫兇邪之狀黃士祐止之然公論激發不能禁止並書其名于劄其劄則欲去安老之黨以杜安老復用之路○丙午撰集廳啟曰前日自 上下續輿地勝覽曰誤錯處有之近因國恤未即回啟允修撰事即以京外文籍採取纂集則其間豈無誤錯乎但聞廢朝時只革司諫院而不革司憲府矣內禁衛稱衝鐵衛事未及詳察大抵此冊與前冊相離校合集矣請別出 監校官校正何如傳曰監校事如啓但

前日子所教者非謂革憲府也憲府官負煩多故革除官負之數也云耳然此皆所聞之事何可盡信撰集廳當自察而為之也○憲府啓曰掌令洪石堅有物論不合於臺諫請速遞之諫院啓曰掌令洪石堅前為弼善時以心術不正被駁如此之人不可在於臺諫之列獻納黃孝恭言官不合請皆速遞傳曰皆可遞也○三公啓曰諫聞上體有感寒咳嗽之証而冬至大祭親行事昨昨傳教大祭親行雖不可廢冬至時則日候必大寒若親行則恐聖體尤為未寧也姑停何如答曰前日連行虞祭又拜山陵故其時果有感寒之証今則調保得差故冬至大祭親行事言于政院耳三公不知予之得差故啓之如是也○未時太白見於巳地○丁未正言羅淑啓曰司諫朴紹前者與鄭世虎同為舍人而適世虎得病不仕故朴紹代為掌務康績堂參專掌置簿今者世虎以康績之事被推於詔獄朴紹以此未安曾為辭避而自
上乃曰禁府欲知康績之事實不實耳勿避云故朴紹聞命就職昨日乃參相會之禮然諍聞鄭世虎以私罪照律適以宥旨前事見棄然實則非鄭世虎之所為也乃朴紹之所為決不可在職而更不為辭避尤為失體大抵堂參雖非私用之例實是非法請速傳曰其適之○臺諫啓掌

令洪叙疇素有物論司諫吳準乃吏曹參判金安鼎四寸也吏曹不詳
察請皆帝之傳曰其依改帝之且即命招吏曹更為政事可也罷政後來

是如○大司憲金謹思大司諫權輓等啓曰弘文館公論所出之地而論

思之際或假公議而行私或附權奸而售術則將不利於社稷知幾之

士孰不寒心今觀弘文館所啓請推前臺諫治罪又以其所啓當議于

大臣云若有事關宗社存亡在於朝夕而臺諫噤默不言則雖罷之

可也罪之亦可也今此數事雖所當啓而非大關宗社之事也况

前臺諫新負未及署經或長官未及相會安知終不論啓而經自駁論

至請治罪臣等未知其意所在所言出於公論則當以直啓之不必請

問大臣今者弘文館欲以其議問于大臣其迹未免聽人之嗾其為寒

心可勝言哉中外聞之莫不駭愕臣等聞成世昌締結沈貞陰謀秘計

欲以一網打盡臺諫擾亂朝廷排擯異已陽托公論陰售密計又引大

臣欲中其計而他大臣議則不同何獨貞之議如合符節其相為表裏

之迹暴著人皆見其肺肝國之亂亡迫在朝夕請世昌依律定罪直提

學金公藝等居雁門咫尺之地不顧事之是非苟從其議一無可否雷

同和附以成奸計請皆罷之沈貞居吳瞻之地不以國家為念以言論

之人為鷹犬假其手以行腦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特此也素以邪諂貪濁無狀之人有奸慝應變之才盜名欺世專擅威福門闈如市人皆欲言而畏其禍毒莫敢開口以此馴致極品尚不自滿招權納賂以肥其家曩在灼鼠之變朴氏欲以賄賂緩其獄薛遺段子及琥珀纓子而受之李宗翼之狂言雖不足數也而貞實有是事至於辭避時巧言自明自 上問于福城君則可知云又以蒙大辟為之辭其邪慝無狀極矣衆皆痛心以矣自 上亦豈不知之其貪饕誤國之奸不可一日在燮理之地請依律定罪以快輿望且張順孫辭避之時但當固辭而已指任權為清流清流之言恐有後弊固當論啓而以此事為重故先啓也且掌令黃允峻前亦為臺諫矣其時物論已為不足今為掌令未便請通傳曰弘文館論臺諫之失則古亦有之請問大臣事古所未聞也問于大臣則所議各異而獨合於沈貞之議然亦初未知其迹也若實為如此則甚為非矣况一網打盡臺諫有關洛亂成世昌則雖依律定罪可也沈貞之失非一事所關重大然大臣進退似為非輕固當留難而論彈之事甚大亦於觀聽駭愕者少有遲留則所傷必多依律定罪則似過矣斟酌為之在予處決但大臣雖見駁若其小失則不可輕

適今當士心紛紛之際如不明示好惡則其物議尤不定而不可止之矣人人洶洶如是固難在於燮理之地雖罷之可也金公藝等世昌之議雖如是而所當察其前臺諫之失度其事之是非可也苟從其議以成奸計必有後弊罷之亦當雖一人見罷入君固當愛惜不可輕為況大臣侍從之罷乎欲議于大臣而大臣前日亦曰弘文館非矣豈無所計而言乎以此不議也他所啓知道黃允峻其適之史臣曰是日兩司早會諫臺廳外人皆以為必駁張順務至閉門後有此啓及下叢落則夜已二鼓矣當其未下叢落恐上留難相顧失色成世昌之論雖是初與沈貞潛結相應不為無罪然沈貞則方在三公成世昌則又長玉堂況弘文館一時名士之所在而臺諫一啓便即依允不有先入之言安能若此此皆金安老之秘計密謀曾感聖聰無疑矣又曰十八日夕以副提學成世昌為刑曹參判黃士祐代之命招士祐代直士祐乃安老四寸也大司憲金謹思大司諫沈彥光皆安老之黨也潛圖謀約有此啓也○傳曰成世昌依律定罪事已教之但若以辭錄推考云則臺諫之言似為不實除推考二字直以依律罪事下義禁府可也○以李亨迪為司諫院司諫黃允峻鄭萬鍾為司憲府掌令成倫為

獻納○戊申 命拊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李荇傳曰昨日見臺諫所

啓則大臣進退及侍從罷職甚為非輕如小失則固當留難矣此事必

終不中止而且沈貞之失非一事所關重大故欲議于大臣而前者大

臣李荇亦曰弘文館擊駁臺諫至為非矣故予不議之而即決斷也且

推之則所傷必多故予斟酌處決也弘文館既如是啓之而臺諫又知

此啓之予若留難不定是非則外間何知弘文館之為非而臺諫之為

是耶予以是明示好惡而決斷也光弼荇啓曰自 上不議之意臣等

已知之矣然心懷不可不啓故啓之明示好惡之教宜也但朴氏之事

外間何以知之臣意以為雖微官之事詳悉推問然後罪之為當若不

詳察而快決定罪則恐有後弊况臺諫大臣皆是重任不可不待之以

重矣今若一從臺諫之言而不察大臣之罪則恐無待大臣之道也沈

貞他餘所失臣等不知也若有自 上洞知之事則指言沈貞免殿子

當明言其失矣然則沈貞無辭自服而外人亦知其事之是非矣且臣

等不知世昌之事果有情而為之也但弘文館以不緊之事擊駁人物

積弊已以此弊則可革且弘文館今者某也可適某也不可適云此言

甚不當荇獨啓曰前日臣之所啓未知弘文館所啓之意云者無他近

來弘文館擊駁人物之風成弊故每與光弼言未便之意而遂啓之傳
曰弘文館以不緊之事攻擊成習此弊不可不革今者成世昌之論啓
若公論則當矣締結沈貞謀陷士類云以此見之其不為公論明矣灼
鼠之變朴氏欲緩其獄辭以段子等物賄賂云此事朴氏雖在闕內予不
可知也况值灼鼠之變朴氏出於宮外予尤未知也此事李宗翼先發而
外間以此喧騰故臺諫啓之矣光弼荅再啓曰以耳目之言為信似
當然凡事不可不推而罪之當見其端緒而罪之則彼雖不承服而外
間亦知其是非矣如不推而罪之則非徒彼不自知其罪而後世亦必
有疑矣傳曰此事所當推之知其虛實然後罪之然臺諫所啟者曰咸
世昌締結沈貞網打盡臺諫之言及沈貞受朴氏所賄之物等事推之似
難雖大臣不可命招問之也且如贓犯之罪則據事干可以推之此則
非如他罪之類予雖百計思之不可推之若推之而貞若發明則反
以臺諫之言為不實也故明示好惡耳光弼荅三啓曰凡治罪事雖
微細之民固當推之然後罪之不能發明而若有疑事則猶可罪之
即聞論啓而乘快決斷則臣恐有後弊也比乃言語間事也若推之而
發明則臺諫亦必以所聞言之至為未安不特此也今則 聖朝凡昌

斟酌為之矣後世不問而治罪之事恐自此成弊傳曰大臣去就予以
為重難至夜深反覆思之世昌前日之論啓出於公論則似可矣締結
沈貞欲以一網打盡臺諫乃顯然事也不可不明示好惡也且弘文館
既見罷則沈貞不可在相位故亦罷耳况臺諫又以灼鼠時事論啓此
則大關於宗社若推之則於貞多有所傷矣臺諫則請依律定罪但
大臣不可一朝繩之以律故止於罷職耳况治罪事雖微官猶且問其
虛實而罪之况大臣耶予豈不計料而為之耶但沈貞之事推之甚難
故如此斟酌為之光弼符四啓曰非特沈貞事也成世昌之事亦不推
而依律定罪似為未穩臣以冬至大祭親行獻官退去故未得待命
○大司憲金謹思大司諫權輓等啓曰成世昌依律定罪事已下教矣
其元犯大罪則沈貞尤重而律有首從之分獨罪世昌而只罷沈貞自
上用法似為顛倒請依律定罪且推問世昌則自有其律故昨日請依
律定罪矣推世昌則必不能表明矣雖不推之亦非黯黯之事然推考
定罪何如傳曰成世昌事欲推考定罪而卿等請依律定罪故以此傳
教矣果若不推而照律似未便依所啓推考後定罪可也沈貞事雖啓
以依律定罪大臣進退不可不重難也但以所關重大既罷弘文館官

貞而且罪世昌則貞不可在相位故亦罷耳今不可下詔獄而推之也

○上詣孝敬殿行夕上食○已酉 上親行冬至祭于孝敬殿○傳于

政院曰成世昌之事已令禁府推之矣但成世昌雖實為之必不直招

若不直招則二品宰相定罪猶可為也刑訊似難若不刑訊則取服

亦難且臺諫啓之曰此非黯黯事豈不詳聞而言之其勿以初招啓

稟而反覆詰問之意招禁府郎官言之○上詣孝敬殿行朝上食○鄭

光弼李荇啓曰前日臣等奉命詣闕食肉之日自 上傳曰內事不知

也前日宰相等聞 中宮殿不為開素也此必不御大內也若我引前則

不得已居憂處變故宜可以處外矣今則卒哭已過豈可只率小宦

御其淺陋之地乎人君當居于九重之深不可以處於外殿請速還御

于大內傳曰喪事至重不可速入于內也大內則有婦侍而混處未

便故欲與小宦居廬于外以終三年乃予之意豈可改乎光弼李荇再

啓曰 上之至情臣等已知之但彼淺陋之地豈合於人君之所御乎

大內亦有別殿請速還御大抵人君之事與凡人不同矣此事則

臣等當固請不已傳曰以 成宗朝故事見之昌德宮有修文堂在中

門之外大門之內 成宗處於此堂居廬三年晝則有時出入於內夜

則恒處於此堂也。今者予之所處，不顯閣與修文堂無異也。當遵王之例而為之。○大司憲金謹思大司諫權輓等上劄曰：伏以沈貞奸邪貪濁，專權恣行之狀，前已盡啓。貞平日欲收人心，雖年少新進之士，而倒屣延接，盃酒交歡，昵同儕輩，其心狡矣。不特此也，與李沈、金克愾結為死友，交相援救，至與李沈往來留宿，此豈大臣之事乎？其邪慝甚矣。其中所議，外人所不知所言。若公則當公議於朝廷，不當私議於其家。自克愾及沈見在，而後如失左右手，懷憤自危，邪謀奸計，無所不至。乘時欲叢者，已以矣。適值成世昌入論思之地，自以為得其機會，輒陰嗾之，欲遂其計。而十日十手，不能終掩情狀，敗露其為。秘計邪譎，可勝言哉！灼鼠之變大關。宗社雖無貞，終難掩覆。自以先叢為功，誇示外人，又陰受朴氏賄賂，以媚其意。為他日之地，中立觀望，其為計至巧矣。且貞前為委官時，見朴氏侍婢在鞠，問者有美色，心欲之，私謂金克愾曰：吾當生金此兒，可許我否？克愾諾之。會杖傷致死，竟未遂其欲。其計以為出於吾口，入於克愾之耳。此事至密，人心難知。然人心難欺，鬼蜮之狀，安能逃乎？近來天災時變，疊見層出，職是此人居燮理之地也。世昌奴事沈貞，曲從奸計。上已悉其狀，既下詔獄，自當按律痛繩。然貞

罪之魁也含其魁而只治其脅從豈人君用法之公乎貞職在大臣之

列 上以為不可下獄鞫問云此則果待大臣之體也大臣之罪所關

重大則雖不繫獄其罪不可原也世昌按律定罪則罪之魁首雖不鞫

問自有其典罪同而罰異且不可况罪脅從而含其魁乎請依律定罪

以快衆心以固 宗社傳曰今觀劄子所論沈貞之事果為駭愕然見

成世昌推案則已過半承服矣世昌若取服則沈貞之罪有當有之不

可徑為治罪也○下義禁府公事于政院曰予以為二品之人若不直

招則刑訊為難今見推案則成世昌與沈貞議論之事過半承服其依

啓刑訊可也禁府啓目成世昌招辭曰近日臺諫九論事之際隱然啓

議論事進去于沈貞家貞乃曰近來事事皆出於意料之外金瑞為二

相矣余答曰金瑞雖無大過豈合於貳公之地乎且金安鼎屢有特旨

必有物論沈貞又曰自金安鼎為吏曹察判政事日非以執義任權擬

望於正亦少有情國事至此而臺諫不啓將有難救之事可以處之汝

當為國盡心不可辭避余意謂大臣以憂國公論與侍從之文同心匡

救不害於義也乃以所聞之言見同僚開說而仕進于本館同僚諸生

處公然出議同然一辭固無異論一時啓達議于大臣所議亦所洞照故為

已聞於大臣公論而上若下問于大臣則大臣所議亦所洞照故為

之且前臺諫請罷事前臺諫請推治罪則後必有直言之事故如此啓

達然締結沈貞陰謀密計陽托公論欲以一網打盡臺諫排擯異已事

則萬無其理云 ○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李符左參贊趙元紀右參贊

韓效元啓曰自上之意欲矯下人積弊之事也臺諫事也然矯之

以平易則可矣若矯之以太過則不可矣古人云矯枉過直其弊不貲况大臣之罪可以原情定罪也傳曰今之所啓矯下人之言予不知也昨日予以為弘文館近來以小事每為擊駁臺諫其弊成習故以此快斷而乃明示好惡也予豈別言矯弊之事乎臺諫合司啓曰成世昌締結沈貞以私憤欲一網打盡臺諫而金公藝等不顧事之是非從世昌之議以成奸計故皆罷之矣今見成世昌推案則與沈貞私議事言于同僚故刑訊事已依先矣且沈貞居大臣之位以言論之入為鷹犬云而且見兩司劄子則多有駭愕之事矣臺諫請依律定罪予答曰推世昌則貞之罪自有其律也此事若之何而可大臣等其言之光弼行啓曰臣等所云自上矯弊事無他意也近來弘文館擊駁人物事臣等常時每以為未便然矯之則所當平易而不宜太過故敢啓自上見律而斟酌定罪為當臺諫劄子則臣等未及見也傳曰前者弘文館彈劾人物之習雖有之以其公論啓之故似無妨也今則以私憤為之有異於前日故乃明示好惡也大臣等其退去○下義禁府公事于政院曰成世昌贖杖告身盡行追奪外方付處事判付可也其照律公事杖

告身盡行追奪入啓故自

上如是裁減且成世昌取服則沈貞自當受罪事教之矣世昌

其照律公事杖一百流二千里

貞有首從之異而成世昌以弘文館之議請議于大臣則沈貞之議乃
曰皆是公論云與臺諫所啓之言甚合所當依律治罪而大臣進退予
甚重難也然欲使朝廷易為安靜故既快斷而罷職也但待大臣不可
如二品之人待之固當優容故世昌則予斟酌定罪而貞則告身盡行追
奪似當○以許洽為弘文館典翰黃憲為司憲府掌令黃恬為副應
教李任朴洪麟為校理○庚戌臺諫全數啓曰成世昌之罪有正律斬
時妻子一千禁府捨正律而以不相當律比而照之九罪無正律則比
里內安置以他律例也有正律而比以他律古所未有三尺之法雖人君不可搖
屈况有司擅意低昂乎自 上斟酌處之亦非用法之公然特恩出於
上則猶或可也有司但當執之而已而禁府照律用情見然故禁府之
官憲府當推之世昌請改照以正律且 上教以貞為大臣故未減矣
律云大臣專擅則糾之以極罪大臣而如是尤為非矣世昌既照以正
律則貞當受同科之罪傳曰大臣既啓曰自上斟酌處之云斟酌處之
在於上為有司者但照以正律而止耳低昂如是憲府推之是也且世
昌之罪既改照以正律云世昌既為告身盡行追奪而付處於外方今
雖改照何加於此但臺諫論執如此其改照可也沈貞之罪自上初非

以為輕也以大臣而告身盡行追奪中外聞之必曰大臣之罪豈偶然而至於罷職收牒乎則斯亦極矣今不可改照也四啓皆不允○大司憲金謹思大司諫權觀等上劄曰人君之所以重大臣者以其盡大臣之道也大臣之罪不至於重大則議以求減可也若罪關重大則不可以大臣貸之也沈貞延引後進以收人心交結侍從以售奸術曲邀李沈留宿私議受朴氏之賄安朴氏之婢允此數事固赦之罪豈可諉以大臣而寬之乎原其心則難測察其迹則已著自古國家危亂之世恒由大臣專擅而入君或優游不斷或跋扈難制事在於不可為然後悔之無及矣曩在 成廟朝任士洪陰啖持平金彥辛駁玄碩圭 成廟知其奸狀即治其罪逆諸遺裔但不忍繩之以律以啓燕山危亡之禍今貞竊居鈞軸非士洪之比一網打盡臺諫非碩圭一人之比罪浮於士洪而今之擬罪反輕於士洪用法顛倒物議紛騰臣等為 宗社不勝寒心請按律定罪 傳曰劄子之言至當但奪告身既為非輕不可加罪故不允○弘文館副提學黃士祐等上劄曰自古奸兇起勢立威盜擅國柄莫不先結邪諂陰附之人以為腹心瓜牙外托公議斥去異已使杜口結舌莫敢誰何然後威福在手惟吾所為至於大奸根據入主

孤立國之亡無日矣貞本以陰狡兇猾之資欺世盜名馴致台輔與李
沈金克幅互相挾文以為陰接門接不逞以為鷹犬專擅威福報復思
讎人皆側目重足不敢開口賄賂盈門熾灼日盛縱恣無忌奸狀敗露
沈與克幅不容公議自知難保陰懷憤毒乘時射手欲以一網打盡士
類者非一日矣成世昌適授論思之職貞自以為吾腹心已入言地吾
計可遂握手密嗾俾托公論謀任異己以行胸臆情迹詭秘耳目難掩
公論自發使殿下得知其情狀豈非宗社之福也觀世昌所供雖
皆巧飾其密嗾鬼域之狀昭然已著比古小人危國凶計無如此人所
為知小人非難去小人為難知而不去其禍尤慘此不可以常律罪之
况以罷官收牒為能懲其惡也罪有首從用法各當世昌既伏杖流之
律以重律罪貞王法之當伏惟快從公論傳曰沈貞成世昌上下皆
知其非矣故既罷官收牒人君待大臣固當優容不可加罪也○辛亥
傳于政院曰成世昌之罪禁府照律甚重比律文結近侍官貞條斬贖
待時妻子二十里安置
杖告身盡行追奪遠方付處可也○臺諫全數如前五啓不允○掌令
黃憲啓曰成世昌為沈貞鷹犬聽其陰嗾外托公論欲行宵臆之計觀
其推案則可知矣自上洞照其奸狀而不以罪罪之人心失望沈貞本

以貪邪無狀之人忝竊台輔誘引後進以收人望與李沈金克幅結為
死友往來留宿陰謀密計無所不至前有灼鼠之變受朴氏之賂內附
朴氏為後日地外以先發灼鼠之變為己功常時欲陷士類而不得值
世昌為副提學自以為幸以肆凶惡之謀所關重大不可以大臣容赦
況以首從見之貞則魁也請以重律定罪以示王法辭職不允傳曰律
雖如彼斟酌末減耳沈貞門下諂付交結之言在劄至為駭愕但頃在
三公之列者今不可遽以重律加之三啓皆不允○大司憲金謹思大
司諫權輓等上劄曰沈貞成世昌罪狀已著自有其律不可赦也而
下以好生之德不忍用重典末減世昌之罪然較其輕重則貞奸之首
罪之魁也包藏禍心為計難測其門下諂附之徒潛形匿跡復相締結
陰謀密計無所不至其禍將不止於煥世昌傾臺諫安可一日處於都
下為群邪之主以危國家也請亟按律定罪以安 宗社傳曰今見劄子
則所論至當且有深意沈貞門下諂附之徒復相締結之言乃未顯事
也前之受罪已重今不可加也大司憲金謹思大司諫權輓等再上劄
曰自古大奸巨猾欲售其術必先去正人君子使其黨類布列左右
人主孤立然後恣行無忌兇謀邪計無所不遂國家危亡而莫之救沈

貞奸邪貪猾自知不容公論日夜思去正直之士箝其口而莫敢言援引邪類分據要地以為爪牙而未得機會適世昌入論思之地貞之心以為此正吾行宵臆之秋也與世昌密議於家百計陰嫉去言事之官以試平日兇計此計若成則持公論者將自比盡殲而群邪得志國之亂亡指日可待邪謀未遂形跡敗露上亦洞照奸狀此實宗社之福而殿下猶諉以大臣不克繩之以律只削官爵使處都下其與奸黨窺覘朝家所為乘間抵隙復售其術則後日之禍可勝言哉請亟按律定罪以安宗社傳曰沈貞以權臣密議於家陰嫉世昌一網打盡臺諫云至為驚駭一言即罷矣不可加罪○壬子臺諫全數啟曰沈貞奸慝之狀臣等已盡啟之而自上亦盡知之以為大臣而優容不以罪罪之臣等安可效此大事終不回天聽而退乎請速快從傳曰雖以首從罪之固當世昌乃二品之人故已受罪矣貞頃在三公之列而遽即竄逐似過故不允大司憲金謹思大司諫權輓等上劄曰沈貞之罪國論以為當繩之以律貞亦自知其罪不止於此貞之奸邪貪猾人皆側目畏其勢焰莫敢言而敢怒者已久矣貞自以為吾勢已成人誰議已無復忌憚縱恣日甚自作大孽若不早裁致至於覆邦家而後

已世昌以聽喉既逆諸遐裔况貞奸之首罪之魁而反輕於世昌乎若貸以寬典使大奸安然在都下偷息其家則後日之禍有不可勝言豈不寒心微瑕細疵則當以大臣而優容也若犯非常之罪則當用非常之典殿下姑息不絕留難累日邪議益滋物情愈鬱伏願 殿下按律定罪以快輿論傳曰罪同罰異予非不計然罪大臣重難故不允○弘文館副提學黃士祐等上劄曰沈貞以權奸狎結兇邪盤據要地包藏禍心密啖腹心圖去議已其兇謀自露豈非 宗社之福貞之奸猾之狀不可縷舉而前日灼鼠之獄受賂中變此最 殿下洞燭之地殿下亦知其為權臣而反委大臣姑息不絕只收爵牒爪牙受制猶不用常典罪從末減已失王法而奸首罪魁亦欲曲貸不示重典為群邪主以釀後禍自古權奸謀危國家知而不去終致敗亂者雖悔無及伏願 殿下快從公論傳曰既以沈貞為非也故即罷相收職牒矣今不加罪者以其重大臣也五啓皆不允○癸丑臺諫合司啓沈貞事傳曰予非以沈貞為是也但頃在三公之列而遽為竄逐似過故留難也大同憲金謹思大司諫權輓等上劄曰沈貞奸邪陰毒擅權驕恣 上所洞照當用重律而只削官爵臺諫侍從文章陳列伏閣累日 殿下每諉

以大臣而留難至此臣等恐 殿下平日見欺於貞之奸術而燭邪之
明或有所未至而然也法者天下共公之器人主亦不得撓屈况大
臣專擅者自有其律 殿下豈可低昂以取失刑之譏乎若貞之罪只
在一家一身則雖 殿下優容可也重難亦可也奸狀已露大關存亡
賴天默佑早裁於今日 宗社之幸也朝廷公論在侍從臺諫 殿下
苟容擁奸姑息不斷以拒公論其於國家 宗社何伏願按律快斷傳
曰今見劉子則有曰見欺云予若見欺則何以一言罷相乎近日
留難者但以在三公之列者不可一朝治罪也然世昌與沈貞同謀
之事已服招而臺諫伏閣者已久果罪同罰異似為未便遠方付處可
也○弘文館副提學黃士祐等上劄曰人君用法隨其罪犯輕重而斷
之不可以大臣而撓之沈貞陰聚腹心密謀於家構亂煽禍律不可赦
殿下每諉大臣以奪爵為辭留難累日公論憤鬱臣等不勝失望大臣
忘身體國為有微愆人主優容而待之可也貞之所為實一亂國之權
奸貞以亂國為心而 殿下以大臣之禮待之臣等恐奸無所懲國非
其國伏願 殿下深念後禍俯從公論傳曰遠方付處事已教之矣史
臣曰金安老用閔壽于陰計教其子延城尉禧謁宰相張順孫等家交

結士類之出入臺諫侍從者又為東宮狝單之說異釋其罪以為羽翼
之助沈彥光輩陷於其術謂真可為東宮之助相與倡和欲釋其罪而
進用當初安老之竄也南衮與貞及李沆等謀之時沆雖已罷而貞在
相位其謀不可行遂有去貞之計而難其名乃以己卯謀害士林為罪
聞者以為當然而不知為進安老之術也貞偵知之言於副提學成世
昌世昌頗知其謀及兩司攻貞弘文館亦欲論之世昌以所聞於貞者
語諱館僚反攻兩司論議方行吏曹判書張順孫移世昌於刑曹參判
臺諫即啟貞與世昌表裏為奸構陷士林請置極典攻之甚急命皆
付處於外又曰貞性本貪邪往在己卯殲盡士類威振朝廷人皆側目
重足頃為刑曹判書凡罪囚不問輕重一皆放送終以囹圄空虛啓達
其為諂佞至此莫不唾鄙濫蒙恩眷馴致公輔之位誰將出死力抗
大威攻此老奸今此之舉若不因入讒而特出於公論則非但大快物情
實有關於宗社第以金安老之奸優於貞而陰噬腹心謀復前日之
讎怨不知其由者妄以為公論大行有以開消長之機云是反陷於奸
術也○乙卯臺諫啟曰靈山君前者屢登奸人之口犯逆亂事竄外見放幸
矣今之見叙者出於貞顯王后末命也追改則未安矣出入不可無

禁而又不可使賓客往來于其家也請禁防花山君鐵城君等以不參
舊宣陵入番宗親事懷其私憤當國恤上下憂遑之初將自己言語間
事請就獄叅明至為悖戾請罷葱谷守所行邪慝祭官不合所當速滯
而今方入番之時豈可為一葱谷守而闕一貞乎尤為未便請速改差
吏曹判書張順孫前日辭避之際但當固辭而已而指任權為清流
流之言甚有後弊請速贊成金璫雖似有清素之行於貳公弘化之地
無物望請速李夢麟當初雖以實直啓僅可免罪而希望爵賞欺罔朝
廷陷於術中至遣宣慰取笑極矣濫授重加若不改正則邊將要功生
事之弊何可防乎請速改正傳曰靈山君叙用果出於貞顯王后末
命也詮聞靈山君近來病卧雖使出入而似未得出入也然依啓禁防
花山君鐵城君以自己事恐得罪請就獄發明此無識宗親所為不須
罷也葱谷守曾為獻官與香使則於陵所入番何獨區別也且非關係
事不須改差張順孫清流之言雖似誤叅只言其清流時事而直啓矣
有何情乎不須速也金璫於貳公弘化之地應合與否未可知也
以今時宰相見之此人既踐歷久而又老成之人豈不可為贊成乎不可滯
也李夢麟罪則有之而功不可掩初不改此加非但予意也曾與大臣